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詩集註卷三

宋 王十朋 撰

游覽

游徑山

十朋按徑山事狀云徑山乃天目東北峰也中有徑路後通天目故謂之徑山

衆峰來自天目山勢若駿馬奔平川中塗勒破千里足

金鞭玉轡相迴旋人言山佳水亦佳下有萬古蛟龍淵

次公水經曰於潛縣北天目山山極高峻東面瀑布下注成沼名曰蛟龍池池水入西溪西溪合于浙江十朋

徑山事狀云國一大師因獵者導自重岡之西至于危
峰之北石巖之隈坐于石林之上有頃有素衣老人前
而致拜師曰汝何人也曰龍也師曰何以至此曰自師
到此吾屬五百皆不安息師若久住於此我將挈其屬
歸天目願捨此地為師立錫之所師許之乃請師登山
絕頂入五峰之間中有大湫指謂師曰吾家若去此湫
當漲留一穴水慎勿湮之我將時至而衛師今此一穴
尚存謂之龍井言訖不見於是雲霧晦冥風雨驟作連
夜不息及明既霽湫水盡涸漲沙遂平北峰之隙復有
草庵可居師乃止焉庵蓋龍所為今庵基見在諸草不
生

道人天眼識王氣結茆宴坐荒山巔

次公道人指言
欽禪師也十朋

事狀云大師諱法欽吳郡崑山人姓朱氏年二十二馬
素禪師見而識之躬為去髮謂師曰汝乘流而行遇徑
而止師至臨安東北山下而問之樵者曰此山中謂之
徑塢乃求佳錫之地四顧無人適遇苦蓋覆置杲師就

之宴坐獵者見之以精神貫山石為裂十朋事狀云永春中師坐北峰

石并下見白衣儒士拜于前自言是中子山人也長安

佛法有難我聞師道行高邀願度為沙彌往救師曰汝

有何術對曰我誦俱胝觀音咒其功無比師曰吾坐後

石屏汝能咒令破否曰可遂叱之石屏裂為三片今謂

之碣石巖師知神異為去髮給衣賜名天女下試顏如

蓮續高僧傳戒行嚴潔有一天女寄宿寒窓暖足來撲

鬼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

渥次公撲渥也木蘭歌雄光脚撲朔雌兔眼迷離撲

履之夜鉢呪水降蛇厚佛圖澄傳襄國成塹水源枯

間當初龍取水乃坐繩林燒安息香咒數百言如此三日

水泓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有頃水大至次公

東坡詩集註

大注所引非鉢中降龍事抱朴子云外國方士能神呪者臨川踏步吹氣龍即浮出長十餘丈方士一吹縮至一寸取著壺中遇旱出雪眉老人朝扣門次公宣室志載任頊居深

龍而雨集此事相類

山中嘗一日閉闔晝坐一翁扣門來謁曰我非人也乃龍也

願為弟子長叅禪

次公龍見

孫思邈稱弟子以為言十朋此以上並係徑山實事當以徑山事狀注者為是如趙次公注者皆牽合但不欲盡去爾來興廢三百載奔走吳會輸金錢飛樓湧殿壓之

山破朝鐘暮鼓驚龍眠晴空仰見浮海蜃落日下數投

村鷺有生共處覆載內擾擾膏火共烹煎

續莊子山木自冠也膏火

自煎也近來愈覺世議隘每到寬處差安便嗟余老矣百

事廢却尋舊學心茫然問龍乞水歸洗眼

龍井水洗病眼有效

欲

看細字銷殘年

冬至日獨遊吉祥寺

井底微陽回未回

次公月令冬至則水泉動故云

蕭蕭寒雨濕枯葦何

人更似蘇夫子不是花時肯獨來

後十餘日復至

東君意淺著寒梅千朵深紅未暇裁

次公此言東君止著寒梅而已此所

以為意也千朵深紅則言吉祥寺之牡丹

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論時節遣花

開

厚鶴林潤州寺名其事殷七七字文祥周寶舊識之

及移鎮浙西鶴林寺杜鵑高丈餘每春月爛漫寺僧

相傳

言貞元中有僧自天台移種之自後營飾花院鎖

開時或窺見二女子共游樹下俗傳女子花神也寶一

日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常聞能作非時花今

重九將近能開此花副此日乎七七乃前二日往鶴林

馬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妾為上玄所命司此花今與

道者聞之然此花非久即歸閨苑矣於是女子瞥然不

見及九日爛熳如春寶驚異游賞衆曰花俄

不見其後兵火焚寺樹失根株信歸閨苑矣

游道場山何山

道場山頂何山麓

次公何山以何楷讀書得名故後句云高人讀書夜達旦上徹雲

峰下幽谷我從山水窟中來尚愛此山看不足陂湖行

盡白漫漫青山忽作龍蛇盤山高無風松自響誤認石
齒號驚湍山僧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照瑤席階前合
抱香入雲月裏仙人親手植出山回望翠雲鬟碧瓦朱
欄縹緲間

次公杜詩碧瓦朱甍照城郭

白水田頭問行路小溪深處

是何山高人讀書夜達旦至今山鶴鳴夜半

援北山移文蕙帳空

步夜鶴怨春秋繁露曰鶴知半夜鶴水鳥也夜半水立感其生氣則益喜而鳴戒今廢學不歸

山山中對酒空三歎

子仁梗陽人有獄魏戊將受賂闔沒女寬諫入北置三歎魏子曰置

食三歎何也同辭曰願以小人
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

正月二十一日病後述古邀往城外尋春

屋上山禽苦喚人檻前冰沼忽生鱗

次仁鱗蓋言水也郭景純游山詩闔

闔西南水潛波喚鱗起注云允為闔闔風生波渙然如魚鱗之起也

老來厭伴紅裙醉病

起空驚白髮新卧聽使君鳴鼓角

厚晉王述為會稽太守以母喪居郡境王

義之代述止一弔述每聞角聲謂義之當詣已如此者累年而義之竟不顧

試呼稚子整冠

中頻溪既邀先生尋春雖病餘聞鼓角則整冠巾而往

曲欄幽榭終寒窻一看郊

原浩蕩春

自昌化雙溪館下步尋谿源至治平寺二首

子功按昌

化縣圖經云雙
谿館在縣治前

亂山滴翠衣裘重雙澗響空窓戶搖飽食不嫌谿筍瘦
穿林間覓野苧苗却愁縣令知游寺尚喜漁人爭渡橋
正似醴泉山下路桑枝刺眼麥齊腰

每見田園輒自招倦飛不擬控扶搖共疑楊惲非鋤豆

厚前漢楊惲荅孫會宗書載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
治種一項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漢宣

帝聞而惡之坐死誰信劉章解立苗
援劉章忿劉氏不得職常
入侍高后燕飲進曰請為

太后言耕田太后曰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
深耕溉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嘿然老

去尚食彭澤米

厚陶潛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妻子固請種粳乃以二頃五十畝種秫

五十畝種粳

夢歸時到錦江橋

次公錦江橋今在成都大慈寺前所過石橋是也

官

游莫作無家客舉族長懸似細腰

次公退之詩細腰不自乳舉族長孤懸

與周長官李秀才游徑山二君先以詩見寄次其

韻二首

堯卿周邵字開祖汝南人

少年飲紅裙

續退之詩不解文子飲惟能醉紅裙

酒盡推不去呼來徑山

下試與洗塵霧

堯卿王凝之妻謝氏讚弟兄學不凝馬進曰塵霧經心為天分有限邪

凝馬

惜郭泥臨流不肯渡

援晉書王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錦郭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

云此必是惜郭泥
使人解去便渡

獨有汝南君從我無朝暮肯將紅塵

脚暫著白雲屨嗟我與世人何異笑百步功名一破甑

棄置何用顧

厚後漢郭太傳孟敏客居太原荷甑墮地
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

矣視之何益林宗與之更遇陶靖節往問征夫路
因勸令游學十年知名
淵明

歸去來云問征夫以前路恨
晨光之熹微陶諡靖節先生

龍亦戀故居百年尚來去

堯卿山中
有龍嵒也

至今雨電夜殿閣

風纏霧而我棄鄉國大江忘北渡便欲北山前築室安

遲暮又恐太幽獨歲晚霜入屨同游得李生側足隨蹇

步孔明不自愛臨老起三顧

續諸葛亮出師表言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先帝不

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

吾歸便却掃

續江文通恨賦云馮

衍閉關却掃厚南史沈炯字初明閉關却掃無所交接

誰踏門前路

再游徑山

老人登山汗如濯到山因卧呼不覺覺來五鼓日三竿

續劉禹錫詩日出三竿春霧消江頭蜀客競蘭橈師南齊天文志永明五年十一月丁亥日出三竿其色黃赤

暈始信孤雲天一握

古語云孤雲兩角去天一握次公芝田錄興元有路通巴州險峻處

謂之孤雲兩角諺云孤雲兩角去天一握平生未省出言極高也先生本注止稱古語今詳注之

艱險兩足慣曾行犖确

厚退之詩山石犖确行徑微

含暉亭上望東

溟淩霄峰頭挹南嶽共愛絲衫翠絲亂誰見玉芝紅玉

琢白雲何事自來往明月長圓無晦朔

山有白雲峰明月卷

塚上

雞鳴猶憶欽山前鳳舞遠徵璞

次公憶欽欽禪師也思璞郭璞也欽禪師說法

時常有白雞來聽璞詩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十朋徑山事狀云自國一大師居山猛獸不搏鷲鳥不擊有雞常隨法會不食生類師之長安雞長鳴三日不食而死今有靈雞塚雪窓馴兔元

不死

注見前游徑山詩

煙嶺寒猿苦難捉從來白足傲生死

堯卿

高僧墨始入道之後大有珠迹游化關中足白於面跣涉泥水未嘗沾汙天下咸呼白足按墨始和尚在關中

時赫連勃勃斬戮關中而始遇害連遭數刃盡不能傷
於時隱遁山林後拓跋焘再入關中博陵崔浩猜忌佛
法而專信天師寇謙皓為焘所任偽魏太平七年盡滅
佛教軍兵燒掠寺院僧尼苟有竄者追捕得必梟斬始
聞之乃下山杖錫宮門有司奏曰有一道士足白於面
今到宮門煮令斬之不傷遽以奏焘焘怒自以所佩刀
斫之數下俱無傷損又法苑珠林曰 不怕黃巾把刀槊
白足阿練長安道人戒行精高

次公劉禹錫白足赤髭之侶黃巾
賊也後漢賊有赤眉黃巾之號

榻上雙痕凜然在劍

頭一吹何須角

以上皆山中故事十朋徑山事狀云第
三代法濟大師諱洪諱吳興烏程人姓

吳氏咸通八年嗣法位始至是山遇黃巢之亂巢之偏
帥領卒千人至而見師宴坐不起以劍揮禪座者再見
師神思湛然帥乃異之獻金寶再拜而去今禪座尚在
二劍迹亦存云次公莊子道仁義於戴晉人之前猶劍

一首之一史嗟我昏頑晚聞道與世齟齬空多學靈水先除眼

界花

龍井水洗眼有効
注見前徑山詩

清詩為洗心源濁騷人未要逃

競病

續梁武帝於華光殿燕飲聯句今沈約賦韻餘競
病二字未賦曹果宗便操筆立成其辭曰去時兒

女悲歸未始鼓就借問
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禪老但喜聞剝啄

援退之詩剝
啄啄有客

門至此生更得幾回來從今有暇無辭數

與梁先舒煥汎舟得臨釀字二首

彭城古戰國

續彭城徐州也古大彭氏之國自春秋至
唐末多戰爭之地次公漢高項羽劉裕皆

起彭城孤客倦登臨汴泗交流處

援退之詩汴泗
交流郡城角

清潭百

大深故人輕千里足蠶來相尋

續吳人耶申包胥走秦乞師足皆生蠶

何

以娛佳客潭水洗君心

老守厭簿書先生罷函丈

厚禮席間函大次公罷函丈言舒煥也時煥為教授風

流魏晉間談笑羲皇上

續魏晉間士尚清談慕達節視名教史事為俗陶淵明自謂羲

皇上人洪河忽已過水色渌可釀君母輕此樂此樂清且

放

與頓起孫勉汎舟探韻得味字

窓前堆梧桐林下鳴絡緯

養源避齊間覽云浙人呼蟲斯之善鳴者為絡緯織女

佳人尺書到客子終夜喟朝來一尊酒晤語聊自慰秋

蠅已無聲霜蟹初有味當為壯士飲昔裂須磔蝟

續劉惔稱

桓溫眼如紫石
後須作蝟毛磔

勿作兒女懷坐念蠨蛸畏

援詩曰蠨蛸在戶

山

城亦何有一笑瀉肝胃汎舟以娛君魚蟹多可餽縱為

十日飲

次公史記秦昭王遣平原君
書曰願與君為十日之飲

未遽主人費吾儕

俱老矣耿耿知自愧寧能傍門戶啼笑雜猩猩

續左思賦猩猩

啼而就禽狒狒笑而被格師猩猩形若狗而人面善與人言被執將死則相對而泣狒狒狀如人面長黑身有

尾踵見人則笑
笑則脣掩目

要將百篇詩一吐千丈氣蕭條歲行暮

迨此霜雪未明朝出城南遺迹觀楚魏

厚彭城不宋地而其後麻楚魏

滅宋三分其地西風迫吹帽

次公吹帽使孟嘉事而退之云霜風破佳菊嘉節迫吹帽

金菊

亂如沸願君勿言歸輕別吾所諱

次公劉先主言許汜之求田問舍曰元龍

也所諱

游惠山

并序

余昔為錢塘倅往來無錫未嘗不至惠山既去五年復為湖州與高郵秦太虛杭僧參寥同至覽唐處士王武陵竇羣朱宿所賦詩愛其語清簡蕭然有出塵

之姿追用其韻各賦三首

夢裏五年過覺來雙鬢蒼還將塵土足一步漪澗堂

次公

惠山在常州無錫縣
漪澗堂寺中堂名

俯窺松桂影仰見鴻鶴翔炯然肝

肺間已作水霜光虛明中有色清淨自生香還從世俗
去永與世俗忘

薄雲不遮山疎雨不濕人蕭蕭松徑滑策策芒屨新嘉

我二三子皎然無緇磷勝游豈殊昔清句仍絕塵弔古

泣舊史疾譏歌小旻哀哉扶風子難與巢許鄰

謂竇羣
續竇羣

扶風人隱居毘陵以節操聞徵拜左拾遺後為御史中丞探李吉甫陰事帝辨其誣將誅羣吉甫救之乃免

敲火發山泉烹茶避林樾

厚楚人謂兩樹交陰之下曰樾

明窓傾紫盞

色味兩奇絕吾生眠食耳一飽萬想滅頗笑玉川子饑

弄三百月

續盧仝詩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閒月圓三百片

豈如山中人睡起山

花發一甌誰與共門外無來轍

端午遍游諸寺得禪字

肩輿任所適

次公王獻之嘗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

遇勝輒

留連焚香引幽步酌茗開淨筵微雨止還作小窓幽更

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

次公先生詩話自云僕為吳興有游飛英寺詩云微

雨止還作小窓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自非至吳越不見此境也

忽登最高塔眼

界窮大千下峰照城郭

敬夫吳興統記云下山在烏程縣北一十八里

震澤浮

雲天

子仁吳興統記云具區薮太湖也一名震澤廣一百八十三里

深沉既可喜曠蕩

亦所便幽尋未云畢墟落生晚烟

師陶淵明詩依依墟里烟

歸來記

所歷耿耿清不眠道人亦未寢孤燈同夜禪

汎舟城南會者五人分韻賦詩得人皆苦炎字四

首

城中樓閣似魚鱗不見清風起白蘋

次公宋玉風賦曰起於青蘋之末今

湖州有白蘋洲故變用白蘋

試選茗溪最深處仍呼我輩不羈人窺

船野鶴何曾下

次公下字如列子鷗鳥舞而不下之下

見燭飛蟲空自馴

遶郭荷花一千頃誰知六月下塘春

苦熱誠知處處皆何當危坐學心齋

次公管子弟子職篇危坐鄉師顏色

無忤又漢茅容避雨樹下危坐愈恭莊子顏回曰海螯回不飲酒不如葷者數月矣若此可以為心齋乎

要共詩人把

次公畢卓云左手持蟹螯

溪月行遭霧雨霾鄉國飄零

斷書信弟兄流落隔江淮便應築室茗溪上荷葉遮門

水浸階

紫蟹鱸魚賤如土得錢相付何曾數

次公杜詩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

又後漢書曰河間詭士能數錢碧筩時作象鼻彎白酒微帶荷心苦

張續

君房勝載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題於三伏之際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荷葉盛酒以簪刺令與柄通屈莖上輪困如象鼻傳翁之名為碧筩歷運肘風生

看斫膾

次公禮記深衣格之高下可以運肘也運肘風生亦依莊子運斤成風也

隨刀雪落

驚飛縷

續杜詩饔子左右揮霜刀繪飛金盤白雪高次公張景陽七命曰乃命支離飛霜鏐紅肌綺散

素膚雪落又潘岳西征賦云饔人縷切鑿刀若飛應刀落俎雪霏霏霏師杜甫姜侯設餚詩無聲細下落飛雪

有骨已剝 不將醉語作新詩飽食應慙腹如鼓

次公談藪載高

典題鼓嘲孫挹云身有八尺圓腹內無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遽央

橋上游人夜未厭共依水檻立風簷樓中煮酒初嘗英

月下新粧半出簾南郭清游繼顏謝

次公謝安顏真卿皆為吳興太守

北窓歸卧等羲炎人間寒熱無窮事自笑疎頑不受疔

與王郎昆仲及兒子邁遠城觀荷花登峴山亭晚

八飛英寺分韻得月明星稀四首

伯恭吳興統記云峴山在州南

五里本名顯山晉吳興太守段康於此山上起顯亭後改曰峴山亭

昨夜雨鳴渠曉來風襲月蕭然欲秋意溪水清可啜環
城三十里處處皆佳絕浦蓮浩如海時見舟一葉此間
真避世青翳低白髮

次公唐隱士張志和詞青翳笠碧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相逢

欲相問已逐驚鷗沒
清風定何物可愛不可名所至如君子草木有嘉聲我
行本無事孤舟任斜橫中流自偃仰適與風相迎舉盃
屬浩渺樂此兩無情歸來兩溪澗雲水夜自明

苦水如漢水鱗鱗鴨頭青

續李白詩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蒲萄初醱醅吳興

勝襄陽萬瓦浮青冥我非羊叔子愧此峴山亭

厚晉書羊祜字

叔子鎮襄陽嘗詣峴山慨然歎息顧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沒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如湛輩當如公言耳

悲傷意則同歲月如流星從我兩王子

子仁謂王適王適也高鴻

挿脩翎湛輩何足道當以德自銘

吏民憐我懶闕訟日已稀能為無事飲

厚史記陳軫謂犀首曰公何好

飲也曰無事也

可作不夜歸

續解道康齊地記曰齊有不夜城

復尋飛英遊盡

此一寸暉撞鐘履聲集顛倒山雲衣我來無時節杖屨

自推扉莫作使君看外似中已非

與胡祠部游法華山

無已蘇州圖經云法華山與福院在吳興西三十里

陂湖欲盡山為界始見寒泉落高派道人未放泉出山
曲折虛堂瀉清快使君年老尚兒戲綠棹紅船舞澎湃

續綠棹紅船作流杯之戲

一笑翻杯水濺裙

續裴慶餘佐李紳幕嘗游江舟子誤濺近侍衣

公變色裴遽為詩曰半額鵝黃金纓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衣濕知是巫山行雨歸公大悅餘

歡濯足波生隘長松攬天龍起立蒼藤倒谷雲崩壞仰

穿蒙密得清曠一覽震澤吁可怪

次公魯靈光殿賦吁可畏乎其駭人也

誰云四萬八千頃渺渺東盡日所矚歸塗十里盡風荷

清唱一聲聞露薤

是日樂工有作此聲者次公挽歌有萬里薤露之曲言薤頭露也今先生

却歷露薤字蓋緣杜詩有盈筐承露薤句也

嗟予少小慕真隱

子仁宋何尚之致仕方山

為退居賦以明所守後還攝職袁淑乃錄古人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嗤焉

白髮青衫天

所械忽逢佳士與名山何異枯楊便馬疥君猶鸞鶴偶

飄墮六翮如雲豈長鍛不將新句紀茲處恐負山中清

淨債

又次前韻贈賈耘老

具區吞滅三州界

次公震澤太湖也一名具區地志云南徙湖州長城縣界北入常州晉陵

縣界又入無錫縣界晉陵之東入蘇州吳縣界周回六百五十四里養源蘇州圖經云具區接蘇常湖秀四州

界內有大小山七十浩浩湯湯納千派從來不著萬斛

船

次公杜詩蕩蕩萬斛船影若揚白虹

一葦漁舟恣奔快仙壇古洞不可

到

次公十道記云太湖廣三萬六千頃下有地道潛通巴陵昔龍威丈人之所居空聽餘瀾鳴

澎湃今朝偶上法華嶺縱觀始覺人寰隘山頭卧碣弔

孤冢下有至人僵不壞空餘白棘網秋蟲無復青蓮出

幽怪

事見本院碑

我来徙倚長松下欲掘茯苓親洗曬聞道

山中富奇藥往往靈芝雜葵薤詩人空腹待黃精生事

只看長柄械

次公杜詩下句云黃精無苗白日或短衣數挽不掩脰黃魯直云天下杜詩本皆作

黃精惟有一本作黃獨至讀本草芋條下云芋魁一名黃獨然後悟杜詩黃獨指言芋魁則先生所見杜詩猶

天下之衆本耳伯恭冷齋夜話魯直曰杜詩云黃獨無苗山雪盛俗人易曰黃精子美流離亦未至作道人劍

客食黃精也次公變山雪為白日非是又杜詩云今年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又云掃除白髮黃精在

大熟期一飽葉葉微蟲真癬疥

賈云今歲有小蟲食葉不甚為害

白花

半落紫穠香攘臂欲助磨鎚鍛安得山泉變春酒與子

一洗尋常債

次公杜詩酒債尋常行處有的人生七十古來稀續孫濟權之叔也嗜酒不治產常醉

屢欠酒歸人皆笑之濟恬然自若謂人曰
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貸此緇袍償之

安國寺尋春

卧聞百舌呼春風起尋花柳村村同

續杜詩步屐隨春風村村自花柳子

仁鮑明遠詩行樂篇云春風太多情村村花柳好

城南古寺修竹合小房曲檻

歌深紅看花數老憶年少對酒思家愁老翁病眼不羞

雲母亂鬢絲強理茶烟中

厚杜牧之題禪院詩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烟輕颺落花風

遙知二月王城外

續王城在洛陽

玉仙洪福花如海

次公玉仙洪福僧寺

名薄羅勻霧蓋新粧快馬爭風鳴雜珮玉川先生真可

憐一生耽酒終無錢

續玉川先生盧仝也有詩云天下薄夫苦耽酒玉川先生也耽酒薄

夫有錢恣長樂先生無錢養滄泊有錢無錢俱可憐百年驟過如流川

病過春風九十日

獨抱添丁看花發

援盧仝示添丁詩云數日不食強人行何忍索我抱看滿樹花

雨晴後步至四望亭下魚池上遂自乾明寺前東

岡上歸二首

雨過浮萍合蛙聲滿四鄰海棠真一夢梅子欲嘗新柱

杖間挑菜鞦韆不見人慙慙木芍藥

厚唐開元中禁中呼牡丹為木芍藥

獨自殿餘春

高亭廢已久下有種魚塘

次公范蠡齊民要術有種魚法

暮色千山入

春風百草香市橋人寂寂古寺竹蒼蒼鵲鵲來何處號

鳴滿夕陽

與子由同遊寒溪西山

師寒溪西寺在武昌縣屬湖北路

散人出入無町畦

次公莊子櫟社見夢於匠石曰子樂死之散人又焉知散才而質知章自

號江湖散人又莊子云彼且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

朝游湖北暮淮西

次公黃州在淮

南西高安酒官雖未上

次公高安筠州也按潁濱遺老傳云子瞻以詩得罪朝廷輒從

坐謫監筠州鹽酒稅兩脚垂欲穿塵泥與君聚散若雲雨共惜此

日相提携千搖萬兀到樊口

次公即武昌樊口也

一箭放溜先鳬

鷺層層草木暗西嶺瀏瀏霜雪鳴寒溪

次公西嶺寒溪皆在黃州對岸

空山古寺亦何有歸路萬頃青玻璃

次公萬頃玻璃言水之色似之先生

又曰共飲玻璃江

我今漂泊等鴻鴈江南江北無常栖幅衣不

擬過城市欲踏徑路開新蹊

路有直入寒溪不過武昌者

却憂別後

不忍到見子行跡空餘悽吾儕流落豈天意自坐迂闊

非人擠行逢山水輒羞歎此去未免勤鹽齋

續退之送窮文有云

大學四年朝齋暮鹽

何當一遇李八百

厚李八百名脫蜀人也歷世見之時人計之年八百

歲因以為號晉書言脫妖術感哀以鬼道療病又署人
官位時人多信事之為王敦所殺次公按神仙傳李八
百蜀人也人莫知其名或隱山林或出市廛其徒唐公
房為仙事見在本傳子仁陳搏傳言有一人青巾短褐
扣陳希夷門未報後去追之見老人衣相衰白髮分刀
鹿皮曰此神仙李八百也動則八百里
圭李八百宅在筠州援本草凡散藥有云刀圭者十分
方寸匕之一堆如梧桐子大也子仁李白詩金丹別
後知傳得乞取
刀圭救病身

日日出東門

日日出東門

子仁東坡圖云東門近東坡之門也
在乾明寺前五十步今無矣

步尋東

城遊城門抱關卒笑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
駕言寫我

憂

次公先生詩話言吾有語云日出東門步尋東城
游又云駕言寫我憂章子厚謂參寥曰前步而後駕

何其上下紛紛也僕聞之曰吾以尻為輪以神為馬何
曾上下乎參寥曰子瞻文過有理似孫子荆曰所以枕
流欲沈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詩駕言出游以寫我憂意適忽忘返路窮乃歸休

懸知百歲後父老說故侯古來賢達人此路誰不由百

年寓華屋千載歸山丘何事羊公子不肯過西州

厚謝安甥

羊曇為安所愛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大
醉扶路唱樂不覺至西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
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
仔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因慟哭而去

真覺院有洛花花時不暇往四月十八日與劉景

文同賞賞枇杷

綠暗初迎夏紅殘不及春
魏花非老伴盧橘是鄉人

師謨

助云盧橘枇杷也
揚雄賦盧橘夏熟

井落依山盡巖崖發興新
歲寒君記

取松雪看蒼鱗

又和劉景文韻

牡丹松檜一時栽付與春風自在開
試問壁間題字客
幾人不為看花來

游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

人間有此白玉京

次公史記曰天上白玉京五城十二樓

羅浮見日難一

鳴

劉夢得有詩記羅浮夜半見日事山不甚高而夜見日此可異也厚夢得詩云陰陽迭用事乃俾夜作晨

啞天雞鳴扶桑色所所赤波千萬里湧出黃金輪

南樓未必齊日觀

續漢官儀泰山東南

名曰日觀雞一鳴見日始出長三文許

鬱儀自欲朝朱明

山有二石樓今延祥寺在南樓

下朱明洞在冲虛觀後云是蓬萊第七洞天厚黃庭內景經高奔日月吾上道鬱儀結鄰善相保注云鬱儀奔

日之仙也

東坡之師抱朴老

援葛洪字稚川自號抱朴子也

真契久已交前

生玉堂金馬久流落

厚揚雄解嘲云歷金馬上玉堂有日矣

寸田尺宅今

誰耕

續黃庭經云寸田尺宅可理生盡道華亦嘗啖一

道華亦嘗啖一

棗

唐永樂道士侯道華竊食鄧天師藥仙去永樂有無棗棗人不可得道華獨得之予在岐下亦嘗得食一

枚

契虛正欲仇三彭

唐僧契虛遇人導游稚川仙府真人問曰汝絕三彭之仇乎契虛不

能鐵橋石柱連空橫

山有鐵橋石柱人罕至者

杖藜欲趁飛猱輕雲

谿夜逢瘖虎伏

山有啞虎巡山

斗壇畫出銅龍吟

冲虛觀後有朱真人朝斗

壇近於壇上獲銅龍六銅魚一

小兒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黃庭

黃厚

庭內景經云脾神常在字菟庭晝夜存之可長生注云兔庭即黃庭也

近者戲作凌雲賦

援司馬相如奏大人賦武帝大悅筆勢彷彿離騷經負飄飄然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

書從我盍歸去羣仙正草新官銘汝應奴隸蔡少霞我

亦季孟山玄卿

唐有夢書新宮銘者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拱其畧曰良常西麓原澤東池新宮

宏宏崇軒轍轍又有蔡少霞者夢人遣書碑略曰公昔乘魚車今履瑞雲躅空仰塗綺絡輪囷其末題云五雲

書閣吏蔡少霞書還須略報老同叔羸糧萬里尋初平

子由一字同叔

續莊子南榮越羸糧而見老人神仙傳黃初平牧羊有一道士携至金華山其後兄初起尋之但見白石間羊何在初平叱石曰起皆起成羊也

正月二十四日與兒子過賴仙芝王原秀才僧曇

頴行全道士何宗一同游羅浮道院乃栖禪精舍

過作詩和其韻寄邁迨一首

十朋柳禪寺在惠州豐湖上

斷橋隔勝踐既屨欣小揭瘴花已繁紅官柳猶疎細斜

川二三子悼歎吾年逝

厚陶淵明游斜川詩序云天氣澄和風物閒美與二三鄰曲同

游斜川又云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

淒涼羅浮館風壁頽雨砌黃冠

常苦饑迎客羞破袂仙山在何許歸鶴時墮毳崎嶇食

松黃

厚本草圖經松枝上黃粉名松黃山人及時拂取作湯點之

欲救齒髮弊坐令

禪客笑一夢等千歲栖禪晚置酒蠻果粲蕉荔

援韓退之羅池

廟碑荔子丹芳蕉葉黃雜肴蔬芳進侯堂

齋厨釜無羹野餉籃有蕙嬉游趣

時節俯仰了此世猶當洗業障更作臨水楔

厚應劭風俗通楔者

潔也故於水上盥潔之也

寄書陽羨兒并語長頭弟

次公陽羨兒言邁也長頭弟則

言追也陽羨乃常州二子在常州也追之長頭先生前集有詩可見其實

門戶各努力先期

畢租稅

與程正輔游碧落洞

空山不難到絕境未易名何時謫仙人來作釣天聲胸

中幾雲夢

續司馬相如子虛賦齊人言其青丘之澤吞楚雲夢者八九而於胸中曾不芥蒂

餘

地多恢宏長庚與北斗錯落綴冠纓

厚曹子建與陳琳書云披翠雲以為

衣戴北斗以為冠

黃公獻紫芝

厚崔琦四皓頌昔商山四皓者蓋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東

園公也秦世道滅德消坑黜儒術乃退而作歌曰莫莫
高山深谷遙遙眈眈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
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畏人芳不如貧賤之肆志
子翬按本草紫芝味甘溫保神益精氣久服輕身不老

赤松餽青精

次公亦松古神仙名也青精仙飯名也真
誥載霍山有道者鄧伯原受青精石飯之

法杜詩云豈無青
精飯使我顏色好谿山久寂寞請續離騷經抱枝寒蛭

咽繞耳飛蚊清謫仙撫掌笑笑此羽皇銘我頃嘗獨游

自適孤雲情君今又繼往霧雨愁青冥感君兄弟意尋

羊問初平玉牀分箭鏃

次公玉牀丹砂所生之
處也丹砂如箭鏃者良

不忍獨

長生詩成輒寄我妙絕陶謝并孤鴻方避弋

援楊子鴻
飛冥冥弋

人何老驥猶在垆決公魏武帝樂府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在垆以言其閑散也詩駟駟壯馬

在垆鳥獸如可羣永寄槁木形何山不堪隱飲水自脩

齡

徐元用使君與其子端嘗邀僕與兒子過同游金

山浮金堂戲作此詩

昔與徐使君共賞錢塘春愛此小天竺時來中聖人松

如遷客老酒似使君醇子仁梁書顧憲之為建康令清儉強力甚得民和故京師飲酒

者得醇者輒繫舟藤城下弄月鐔江濱及公藤州之江縣名曰鐔津

疏為顧建康

月夜夜好山雲朝朝新使君有令子

子仁南史褚淵嘗謂任時父逸曰聞

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

真是石麒麟

援徐陵生數歲僧寶誌見之曰此天

上石麒麟也

我子乃散材

續莊子匠石見櫟社曰此散材也

有如木輪囷

援

陽云端木根抵輪囷離跼

二老白接羅

續襄陽小兒謂山簡曰倒著白接羅

兩郎烏角

巾

次公杜詩錦里先生烏角巾

醉卧松下石

子仁李白詩夜卧松下石飢食石中髓

扶

歸江上津浮橋半投水揭此碧鱗鱗

重游終南子由以詩見寄次韻

去年新柳報春回今日殘花覆綠苔溪上有堂還獨宿

誰人無事肯重來古琴彈罷風吹坐山閣醒時月照杯

子仁令趙宗有彈鳴鹿與張果之宿西溪堂時東坡去年詩中事也嬾不作詩君錯料舊

逋應許過時陪

子仁子由所寄詩云定邀道士彈鳴鹿誰與溪堂共酒杯應有新詩還寄我與

君和取
當游陪

杭州游山

山平村塢迷野寺鐘相荅晚陰生林杪落日猶在塔行
招兩社僧共步青雲月送客渡石橋迎客出林樾幽尋
本真性往事聽徐說錢王方壯年此邦事輕俠鄉人鄙

貧賤典類識英傑立石像興王遺址今茂業功勳三吳

定富貴四海甲歸來父老歲崇高畏輕壓

續錢越王始以鄉兵破走

黃巢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于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以併越盡有浙東西地詩

人工譏病此欲恣挑挾流傳後世人談笑資口舌是非
今已矣興廢何倉卒持歸問禪翁笑指浮漚沒

柳子玉以詩見邀同刁丈遊金山

君年甲子久相逢

續左傳絳縣老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師曠

曰七十三年矣難向君前說老翁更有方瞳八十一奮衣矍鑠

走山中

惠山謁錢道人烹小龍團登絕頂望太湖

踏遍江南南岸山逢山未免更留連獨攜天上小團月

來試人間第二泉

厚陸羽品泉以無錫惠山寺石泉為第二

石路縈回九龍

脊水光翻動五湖天孫登無語空歸去半嶺松聲萬壑

傳

續阮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因長嘯而退至半嶺有聲若鸞鳳

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

游廬山次韻章傳道

塵容已似服轅駒

續西漢田蚡傳漢武怒內史曰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乃局

從效轅駒

野性猶同縱壑魚

厚西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沛乎若巨魚之縱大壑出

入巖巖千仞表較量筋力十年初雖無窈窕驅前馬還

有鷁夷掛後車

援揚雄酒箴鷁夷滑稽腹如大壺常為國器託于屬車次公詩命從後車窈窕

驅前馬言官妓引馬師禮執燭前馬

莫笑吟詩淡生活

續裴度居守東洛夜宴半酣度索聯

句元白有得色度為破題次至楊汝士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居易知不能加遽裂之曰笙歌

鼎沸勿作冷淡生活

當令阿買為君書

厚退之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

亦足張吾軍堯卿或問黃魯直阿買是退之何人魯直云退之姪也必有所據而云耳

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於女

王城東禪莊院

十朋先生志林云黃州東十五里有永安城俗謂之女王城

十日春寒不出門不知江柳已搖村稍聞決水流氷谷

盡放青春沒曉痕

子仁古詩尚分河勢斷春入曉痕青

數畝荒園留我住

半瓶濁酒待君溫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

次公先生集中梅花兩絕乃欲至黃州時詩其一云昨夜東風吹石裂半隨飛雪渡關山集中但題云梅花兩

首而先生嘗自寫則題云正月二十日過關山作

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絕

定知玉兔十分圓已作霜風九月寒寄語重門休上鉤
夜潮留向月中看

萬人鼓噪懾吳儂猶似浮江老阿童

續晉書羊祜傳童謡曰阿童復阿童

衝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羊祜曰此必水軍有功知王濬小字阿童因未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楫為順流之計濬終滅吳欲識潮頭高幾許越山渾在浪花

中

江邊身世兩悠悠久與滄波共白頭造物亦知人易老
故知江水更西流

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輕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

應教斥鹵變桑田。

是時新有旨禁弄潮，續太平廣記麻姑自言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

水又淺於往昔，豈將復還為陵陸乎？王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師按公赴詔，欲招此詩，諷主上好興利而不知害，多利少稱，海變桑田，此事知必不可得者，以譏朝廷與水利之必不可成也。

江神河伯兩醯雞，

援莊子：孔子見老聃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歟？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

不知天地之大全也。海若東來氣吐霓，

續莊子：河伯見秋水以天之下美盡在已，順流而行。

至于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安得夫差水犀手，

厚吳王夫差有三千水犀甲三千。

彊弩射潮低。

吳越主嘗以弓弩射潮頭，與海神戰，自爾水不近城。

游桓山會者十人以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為

韻得澤字

東郊欲尋春未見鶯花迹春風在流水鳬雁先拍拍

次公

退之病鵝詩青泥淹兩翅拍拍不得飛

孤帆信溶漾弄此半篙碧艤舟桓

山下

厚桓山在彭城泗水上即宋司馬桓胤墓也

長嘯理輕策彈琴石室中

幽響清磔磔

子仁先生游桓山記云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今詩蓋紀實也

弔彼泉下人野火失枯腊悟此人間世何者為真宅

續前

漢楊王孫云支體束絡口含玉石欲化不得薨為枯腊千載之後乃得歸土就其真宅

暮回百步

洪散坐洪上石愧我非王裏子淵肯見客

援子淵王裏也王裏為益

州刺史得王

臨流吹洞簫

次公蓋王裏有洞簫賦也

水月照連壁

謂

氏兄弟厚晉夏侯湛美容觀與潘岳友善京都謂之連壁

此歡真不朽回首歲月隔

想像斜川游作詩繼彭澤

續彭澤陶淵明也嘗為彭澤令其後退歸田園嘗為斜川

之游今集中有正月五日游斜川詩

戴道士得四字代作

堯卿戴日祥江南人也

少小家江南寄迹方外士偶隨白雲出賣藥彭城市

厚

洪韓康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日不二價

雪霜侵杖屨塵土汙冠袂賴存三

尺桐

次公三尺桐琴也唐雅曰仲

中有山水意

續伯牙鼓琴志

在高山鍾子期曰巍巍乎志在流水曰湯湯乎

自從夷夏亂七絃久已廢

次公唐法

曲雖失雅音然本諸夏之聲故歷朝行焉天寶十三載始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自爾夷夏之聲相亂

無復辨者前輩嘗言今世所謂琴者乃古之鄭衛耳今世所謂鄭衛則皆胡風矣而雅音替壞不復存焉心

知鹿鳴三

援左傳歌鹿鳴之三而琴操有鹿鳴曲三疊

不及胡琴四

厚胡琴琵琶也

本胡中馬上所鼓四絃以象四時

使君獨慕古嗜好與衆異共弔桓魋

宮一灑孟嘗淚

次公桓譚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外墳墓生荆棘

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踣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曰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歎息淚下

曉歸未鎖塵匣獨對斷絃喟掛名石壁間寂寞千載事

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

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

東風未肯入東門走馬還尋去歲村人似秋鴻來有信
事如春夢了無痕江城白酒三盃釀野老蒼顏一笑溫
已約年年為此會故人不用賦招魂

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視雷雨每大雷電但聞雲

中如嬰兒聲殊不聞雷震也

堯卿按臨安圖經云
天目山在縣西五十

里高三千九百丈周回八百里乃神仙所居有
三十六洞又太平寰宇記云山有兩湖若左右
目故名天目善權按唐道士
字子霞嘗作天目山真境錄

已外浮名更外身區區雷電若為神山頭只作嬰兒看

無限人間失筋人

任先主聽曹公語方食失匕筋時曾
雷震先主因謂曹公曰一震之威乃

此至

許州西湖

西湖小雨晴灩灩春渠長米從古城角夜半傳新響使
君欲春游浚沼役千掌紛紛具畚鉏閘若蟻運壞天桃

弄春色生意寒猶快惟有落殘梅標格苦矜爽游人坐
已集翠楹三且兩醉客卧道傍扶起尚偃仰池臺信宏
麗貴與民同賞但恐城市歡不知田野愴潁川七不登
野氣長蒼莽誰知萬里客湖上獨長想

西湖絕句

春來濯濯江邊柳秋後離離湖上花不羨千金買歌舞
一篇珠玉是生涯

仙游潭五首

潭上有寺二一在潭北循黑水而上
為東路至南寺渡黑水西里餘從馬

北上為西路至北寺東路險不可騎馬而西路
隔潭潭水深不可測上以一木為橋不敢過故
南寺有塔望之可
愛而終不可到

潭

翠壁下無路何年雷雨穿光搖巖上寺深到影中天我

欲燃犀看

續晉溫嶠過牛渚磯深不可測世云下多怪物遂燃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大奇形

異狀嶠是夜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龍應抱寶眠

續莊子驪龍頤下有千金之珠

在九重之淵子能得之者必遁其睡也次公傳奇載周郎有奴善入水名曰水精相州八角井夜常有光如虹
邯鄲命水精入井良久出一
誰言孤石上危坐試僧
黃龍極大抱數顆明珠熟寐

禪

南寺

東去愁攀石西來怯渡橋碧潭如見試白塔苦相招野
饋慚微薄村沽慰寂寥路窮斤斧絕松桂得干霄

北寺

唐初傳有此亂後不留碑畏虎闔門早無村得米遲

次公

杜詩小市常爭米孤城早閉門

山泉自入甕野桂不勝炊

龔戰國策蘇秦謂楚王曰

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如鬼王難見如天帝今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不亦難乎信美那

能久

堯卿王粲登樓賦云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久留

應先學忍饑

馬融石室

未應將軍聘初從季直游絳紗生不識

續馬融傳大將軍鄧騭聞融名

召為舍人不應命摯恂字季直隱于南山融從恂游博通經籍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蒼

石尚能留豈害依梁冀何須困李侯

續梁冀誣奏李固融在坐為冀草奏

吳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乎

吾詩慎勿刻猿鶴為

君羞

玉女洞

洞裏吹簫子終年守獨幽石泉為曉鏡山月當簾鉤歲

晚杉楓盡人歸霧雨愁送迎應鄙陋誰繼楚臣謳

續沅湘間

其俗信鬼作歌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見其詞鄙陋遂為作九歌之曲次公送迎字退之羅池廟碑云作迎享

送神詩遺柳民伴歌以祀焉

次韻陳履常張公龍潭

明經宣城宰

續先生昭靈侯碑云張公諱路斯以明經為宣城令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

嘗釣于焦臺一日見釣處有宮殿遂入居之自是歸輒體寒而濕問其故曰我龍也夢人鄭祥遠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我領絳綃而鄭青綃
明日九子射青綃者中之九子皆為龍子孫居潁上家

此百尺瀾鄭公不量力敢以非意干玄黃雜兩戰

次公易坤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絳青表雙蟠烈氣斃彊敵仁心惻飢寒精

誠禱必赴苟簡求亦難蕭條麥薶枯浩蕩日月寬念子

無吏責十日勤征鞍春蔬得雨雪少助先生槃

續閩川名士傳

薛令之詩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槃槃中何所有首宿長闌干龍不憚往來而我獨宴

安閑閣默自責

援前漢韓延壽守馮翊民有昆弟相訟者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

神交清夜闌

曾元恕遊龍山呂穆仲不至

青春不覺老朱顏強半銷磨簿領間
愁客倦吟花以酒
佳人休唱日銜山
共知寒食明朝過
且赴僧窻半日閑
命駕呂安邀不至
浴沂曾點暮方還

東園

岑寂東園可散愁
膠膠擾擾夢神州
萬竿苦竹旌旗卷
一部鳴蛙鼓吹收
雨後月前天欲冷
身閒心遠地偏幽
杜門謝客恐生謗
且作人間鵬鷖遊

與道源遊西莊遇齊道人同往草堂為齊書此

桑麻已零落
藻荇復銷沉
園宅在人境
歲時傷我心
穿南埭路
遙望北山岑
欲與道人語
跨鞍聊一尋



東坡詩集註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坡詩集註卷四
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王天侶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詩集註卷四

宋 王十朋 撰

古蹟

鳳翔八觀 并叙

鳳翔八觀詩記可觀者八也昔司馬子長登會稽探禹穴不遠千里而李太白亦以七澤之觀至荊州二子蓋悲世悼俗自傷不見古人而欲一觀其遺蹟故

其勤如此鳳翔當秦蜀之交士大夫之所朝夕往來
此八觀者又皆跬步可至而好事者有不能徧觀焉
故作詩以告欲觀而不知者

石鼓歌

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魯叟

次公石鼓周宣王時物在孔子廟

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蛟蛇走

次公西京賦隱麟鬱律甘泉賦雷鬱

律於

岷突細觀初以指畫肚

續虞世南學書常於被下以指畫肚

欲讀嗟如箱

在口

次公箱在口以言讀之難也退之苦寒詩云濁醪沸入喉口角如銜箱

韓公好古生

已遲

厚退之石鼓歌云嗟予好古
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

我今況又百年後強

尋偏傍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我車既攻馬亦同其

魚維鱣貫之柳

其詞云我車既攻我馬亦同又云其魚
維何維鱣維鯉何以貫之維楊與柳惟

此六句可讀餘不可通次公先生詩後段云憶昔周宣
歌鴻鴈當時猶史變蝌蚪則石鼓之字蓋蝌蚪之變韓
愈有蝌蚪書後記一篇云李陽水之子服之授余以其
家蝌蚪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且曰古書得其
依據蓋可讀如是則退之宜識蝌蚪書者而石鼓歌乃
云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蝌蚪而先生今詩乃
能通其六句則先生為精於字學矣歐陽集古跋尾蓋
謂韋應物以為文王之鼓韓退之以為宣王之鼓不知
何所據而然卒取退之好古不妄者為可信然未嘗載
其文至于由和先生詩乃云形雖不具意可知有云楊

柳貫魴鱖先生詩注其文云維鯉維鯉而子由云魴鱖豈各以所辨之字言之乎堯卿永叔云石鼓有十今在鳳翔孔子廟中初棄于野鄭餘慶徙于廟其一無文具九有文可見者四百一十七字可識者二百七十二字

古器縱橫猶識鼎衆星錯落僅名斗

次公以言衆字不可識而獨識六句

若古器中之鼎衆星中之斗目

模糊半已似癡胝詰曲猶能辨跟肘娟

娟缺月隱雲霧濯濯嘉禾秀稂莠

次公又以言字之見存者如雲霧中之缺

月稂莠間之嘉禾也

漂流百戰偶然存獨立千載誰與友上追軒

頡相唯諾下挹氷斯同轂轂

次公轂音丘候切鳥子哺者轂音乃候切乳也

憶

昔周宣歌鴻鴈

國器宣王有鴻鴈詩

當時籀史變蝌蚪

續軒轅轅也頡頏

也斯李斯也水李水陽也頡為黃帝史因觀鳥跡始作
書契古文是也周宣王時史籀者大篆十五篇與古稍
異謂之籀書秦相李斯取籀文或頗省改謂之小篆焚
先典而古文絕矣漢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
語孝經時以不復知古文故謂之蝌蚪書而斯號為二
篆諸山刻石荆玉璽文及銅人銘皆斯所書謂之玉筋
體唐李陽冰獨得斯用筆意論者
謂水愈於斯也穀穀鳥哺乳其子

厭亂人方思聖賢中

興天為生耆耆

次公厭亂則夷王厲王之亂也中興則
宣王中興也生耆耆則指史籀及方召

申甫尹吉

甫之屬

東征徐虜闕虓虎

續常武詩省此徐土又
云進厥虎臣闕如虓虎北

伐犬戎隨指噬

次公按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
諫之不聽遂征之而詩載宣王北伐則

曰北伐獫狁而已噬蘇后切使犬之聲也
左傳載晉靈公欲殺趙盾曰噬夫豢馬

象胥雜沓貢

狼鹿

厚周官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周穆王征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

以

方召聯翩賜圭

次公方叔召虎也按詩崧高曰王遣申伯錫爾介圭江漢曰王命召

虎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方叔雖不見錫圭卣明文而可以召虎推之矣

遂因鼓鞀思將帥

續記曰聽鼓鞀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豈為考擊煩矇眊

次公詩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又曰矇

眊奏

何人作頌比崧高

次公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之詩也詩尾云吉甫作誦其詩孔碩

故云作頌比崧高也

萬古斯文齊岫嶺

援退之詩岫嶺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勳

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欲尋年歲無甲乙豈

有名字記誰某

次公宣王在位四十六年而史冊無載石鼓之事宣王之詩具見於經所作者

自曰仍叔有曰尹吉甫今石鼓之上又無名氏故云闕也自從周衰更七國竟使秦

人有九有

次公七國秦楚韓趙魏燕齊也其後秦并六國遂有天下書曰以有九有之師掃除

詩書誦法律投棄俎豆陳鞭杻當年何人佐祖龍

本紀秦

始皇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滹池君明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忽不見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嘿然良久曰山鬼故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

上蔡公子牽黃狗

厚上蔡公子李斯也斯出獄與其

渡江所沈璧也

子俱執顧謂具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登山刻石頌功

烈次公秦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德其詞總三十六句以三句為韻又南登瑯邪作

瑯邪臺刻石頌秦德其詞總七十二句以兩句為韻二十九
年登之果刻石其詞總三十六句復以三句為韻

其見史記後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滅彊暴救

黔首

次公之果之詞曰皇帝東遊巡登之果又曰烹滅彊暴振救黔首

六經既已委灰

塵此鼓亦當遭擊掊次公莊子掊擊於世俗傳聞九鼎淪泗上欲

使萬夫沈水取

援周末九鼎沒泗水始皇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鼎使千人沈水求之弗得

暴君縱欲窮人力神物義不汙秦垢是時石鼓何處避

無乃天工令鬼守

續退之石鼓歌亦云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搗呵興亡百

變物自閒富貴一朝名不朽細思物理坐歎息人生安

得如汝壽

詛楚文

碑獲於開元寺土下今在太守便廳秦穆公葬於雍索泉祈年觀下今墓在開元寺

之東南數十步則寺豈祈年之故基邪淮南王
遷于蜀至雍道病卒則雍非長安此乃古雍也
次公問詛楚文於學古文者云有數本其文皆
同唯神名異開元寺下所得乃詛于巫咸神者
是數本中唯巫咸之文筆法最精其家無之唯
有此詛于亞駝神一本詳具篆文乃先生詩中
語也今載于此字有不可識者則書闕以補之
其文曰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祝宗即繫
布懸告于丕顯大神亞駝以底楚王熊相之多
罪者我先君穆王及楚成王是勦力同心兩邦
若壹絆以婚姻紿以齊盟曰萬葉子孫毋相為
不利親印丕顯大神亞駝而質焉今楚王熊相

庸回無道淫伐湛亂宣侈競縱變渝盟制內之
則越虐不宰刑殺孕婦幽刺親戚拘圉其叔父
寘諸冥室橫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闕不畏皇
天上帝及丕顯大神亞駝光烈威神而無倍十
八世之盟詛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剋伐我
社稷殄滅我百姓闕蔑我皇天上帝及丕顯大
神亞駝之郊祠圭玉犧牲闕取我邊城新郭及
於闕郭及於闕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具衆張矜
怠愆闕甲闕兵奮士盛師以偪我邊境將欲覆
其闕亦應受皇天上帝及丕顯大神亞駝之幾
靈德賜克剋楚師復畧我邊城敢數楚王熊相
之倍盟闕詛著諸名章以盟大神之威神其文
此如

崢嶸開元寺髣髴祈年觀

元肅秦始皇帝本紀注祈年宮在雍

舊築掃成

空古碑埋不爛詛書雖可讀字法嗟久換詞云秦嗣王

敢使祝用瓚先君穆公世與楚約相捍質之於巫咸

堯卿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

萬葉期不叛今其後

嗣王乃敢構多難剗胎殺無罪親族遭圍絆計其所稱

訴何啻桀紂亂

秦嗣王自此皆詛楚文中語

吾聞古秦俗面詐背不

汗豈惟公子卬

續史記商鞅傳孝公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鞅遺

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

子卬以為然會盟以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

社鬼亦遭謾

遼哉千載後

堯卿新論雍門周謂孟嘗君曰千秋萬歲之後高臺已傾曲池已平又羊祜云千秋

萬歲之後魂魄猶應登此漢高祖曰吾千秋萬歲魂魄猶思沛

發我笑一粲

王維吳道子畫

堯卿唐才景元畫斷以道子為神品上上摩詰為妙品上上李南名

畫記王維字摩詰太原人年十九進士擢第以詞學知名官至尚書右丞工畫

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

次公普門開元二寺名

開元有東塔摩

詰留手痕吾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實雄放浩如

海波翻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亭亭雙林

間

次公佛書佛說法於雙林樹下

彩暈扶桑暎

堯卿名畫斷云大凡佛之圓光皆須尺寸先定

然後規圓而成惟吳生終一筆又云畫成矣最後方畫圓光風落電轉規成月圓

中有至人談

寂滅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捫蠻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

進頭如龜

師開元寺有道子畫佛在雙林下入涅槃像

摩詰本詩老

續王維詩宿世

謬詞客前身應畫師

佩芷襲芳蓀

堯卿謝靈運云沍露馥芳蓀又杜詩小襦綉芳蓀

今觀

此壁畫亦若其詩清且敦祇園弟子盡鶴骨心如死灰

不復溫

續莊子形若槁木心若死灰

門前兩叢竹

堯卿摩詰畫兩叢竹於開元寺

雪

節貫霜根交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尋其源吳生雖

妙絕猶以畫工論

次公老杜言吳畫於玄宗皇帝廟詩曰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

摩

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

先之神仙傳王次仲變象為隸始皇召之

不至將殺之次仲化為大鳥振翼而起以

吾觀二子皆

神俊又於維也歛衽無間言

堯卿張顛傳云後輩言筆札者歐虞褚薛或有異論

至張顛曾無間言

維摩像唐楊惠之塑在天柱寺

昔者子輿病且死其友子祀往問之跣躡鑒井自歎息

造物將安以我為

厚莊子曰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

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順隱于膊肩高于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跣躡而鑒于井曰嗟乎夫

造物者又將以今觀古塑維摩像病骨磊砢如枯龜乃
予為此拘拘也

知至人外生死此身變化浮雲隨

次公維摩經云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

世人豈不碩且好

次公詩云碩大且卷

身雖未病心已疲此叟神

完中有恃談笑可却千熊羆當具在時或問法俛首無

言心自知

續維摩經言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

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言語是真入不二法門者也

至今遺像兀不語與昔

未死無增虧田翁俚婦那肯顧時有野鼠銜其髭

堯卿晉謝

靈運髭美臨刑因施作南海祇洹寺維摩詰像髭奇人保惜畧不污損子由嘗和此詩云長嗟靈運不知道強

翦美髭挿兩顴彼人視身如枯木割去右臂見之使人
非所患何況塑畫已身外豈必奪爾庸自全

每自失

援莊子神巫見
壽子自失而走

誰能與詰無言師

東湖

吾家蜀江上江水綠如藍

師李白詩山光水色綠如藍
堯卿白樂天詩春來江水綠

如藍李商隱詩千里達溪
江水色含烟帶月碧于藍

邇來走塵土意思殊不堪况

當岐山下風物尤可慙有山禿如赭

次公南山詩或赤
若禿蘭堯卿赭謂

無草木也秦始皇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度上問博

士曰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妻死而葬于此於是始皇

大怒使刑徒三千人

伐湘山木赭其山

有水濁如泔不謂郡城東數步見

湖潭入門便清興，恍如夢西南。泉源從高來，隨波走涵

涵。東去觸重阜，盡為湖所貧。但見蒼石螭，開口吐清甘。

借汝腹中過，胡為目眈眈。新荷弄晚涼，輕棹極幽探。飄

飄忘遠近，偃息遺珮簪。深有魚與龜，淺有螺與蚌。次公退之

溪堂詩：淺有蒲蓮，深有蒹葭。叔度物類相感。志：蚶，溪水其味如蜜。東方朔得獻武帝。曝晴復戲

雨戢戢多於蠶，浮沈無停餌。倏忽遽滿籃，絲緡雖強致。

次公詩云：其釣維何維絲伊緡。瑣細安足戲，聞昔周道興。翠鳳棲孤嵐，

續周興駕驚鳴于岐山。次公案：字記載地志云：周文王之時，丹鳳鳴于岐山，故亦曰鳳皇堆。飛鳴飲

此水照飲弄毵毵

此古飲鳳池也

至今多梧桐合抱如彭聃綵

羽無復見上有鷗搏鷗嗟予生雖晚好古意所怗

續退之石

鼓詩嗟予好古生苦晚

圖書已漫漶猶復訪僑鄭

厚僑鄭子產也辨實沈臺駘之

崇晉侯曰博物君子鄭子者言少昊氏以

鳥名官孔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卷阿詩可繼

此意久已含

次公卷阿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故思作詩以繼焉

扶

風古三輔

次公漢太初元年更渭南郡為京兆尹即今之長安更河上郡為左馮翊即今之同州更

主爵都尉為右扶風即今之鳳翔府謂之三輔也師前漢趙廣漢傳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犯法者從迹喜

過京兆界廣漢歎曰亂吾法者常三輔也

政事豈汝諳聊為湖上飲一縱醉

後談門前遠行客劫劫無留驂問胡不回首無乃趁朝

參予今正踈懶官長幸見函不辭日游再行恐歲滿三

幕歸仍倒載

援晉書山簡傳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

鐘鼓已

音韻次公官韻注云

鐘鼓微也周禮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元聲有十二而其一日微聲韻是已

真興寺閣

山川與城郭漠漠同一形

堯卿此詩用古人意而不取其字杜子美登慈恩寺塔詩

云泰山忽破碎湮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認皇州

市人與鴉鵲浩浩同一聲

此閣幾何高何人之所營側身送落日引手攀飛星

堯卿

楊億詩危樓高百尺手可接星辰

當年王中令

續名彥超周末國初為鳳翔節度使

斫木

南山頽

希仲頽赤色猶赭山也

寫真留閣下鐵面眼有稜

次公晉書劉惔

之言桓溫云

身長八九尺與閣兩崢嶸古人雖暴恣作

事今世驚登者尚呀喘作者何以勝曷不觀此閣其人勇且英

李氏園

李茂貞園也今為王氏所有次公本姓宋名文通唐僖宗光啓三年六月鳳翔節度

使李昌符反犯大安門不克奔于隴州七月茂貞攻拔之斬昌符十月以茂貞為鳳翔節度使賜姓名帝親製字曰正臣昭宗景福元年七月反遂犯京師以為中書令進封秦王至後唐莊

宗同光二年以鳳翔
府節度使秦王卒

朝游北城東回首見脩竹下有朱門家破墻圍古屋舉

鞭叩其戶幽響答空谷入門所見夥

厚前漢陳勝傳客曰夥涉之為王沈

沈者楚人謂多為夥也

十步九移目異花兼四方野鳥喧百族其

西引溪水活活轉墻曲東注入深林林深窓戶綠水光

兼竹淨時有獨立鵠林中百尺松歲久蒼鱗蹙豈惟此

地少意恐關中獨小橋過南浦夾道多喬木隱如城百

雉厚左傳都城也注方丈曰堵

過百雉國之害堵三堵曰雉

挺若舟千斛

元龍太白陰經曰船

閭狹長短皆以米為率一人重米二石

陰陰日光淡黯黯秋氣蓄盡東為

方池野鴈雜家鶯紅梨驚合抱

次公杜詩紅梨迎得霜

映島孤雲

馥春光水溶漾雪陣風翻撲其北臨長溪波聲卷平陸

北山卧可見蒼翠間磽磽我時來周覽問此誰所築云

昔李將軍負險乘衰叔

師李茂貞唐末據鳳翔

抽錢算間口

續漢律人

出一算算百二十錢民年七歲至十五出口錢唐德宗稅屋間架

但未摧羹粥當時奪

民田失業安敢哭

次公按章衡編年通載茂貞卒于鳳翔而歐陽所立傳則云茂貞加封岐

王具居岐以寬仁愛物民頗安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權油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謂之曰

臣請併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今先生云抽錢
算間口又云當時奪民田豈有所據而言耶
誰家美

園囿籍沒不容贖此亭破千家

飛卿賈島詩云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

舊鬱鬱城之麓

次公按歐陽公所立傳尾言茂貞之子從儼有田千頃竹千畝在鳳翔懼侵民

利未嘗省理鳳翔人愛之則北園有水竹者必具地矣

將軍竟何事蟣蟲生刀韞

何嘗載美酒來此駐車轂空使後世人間名頸猶縮

俗謂

皇后園蓋茂貞謂其妻也

我今官正閒屢至因休沐

厚史記石建為郎中令每五日

洗沐歸謁親又漢書楊惲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次公張安世傳休沐未嘗出

人生營居止

竟為何人卜何當辦一身永與清景逐

秦穆公墓

子功三輔黃圖秦穆公墓在秦宮祈年觀下

秦穆公墓在城東墓在城中無百步乃知昔未有此城秦人

以泉識公墓

次公識音志

昔公生不誅孟明

續左傳文元年殷之役晉人既

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

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

何罪復

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

厚左傳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

使為政

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

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

王遺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若之何奪之君子是以知秦人

之不復

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

援前漢書

東征也

田橫以高帝之詔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鹿
自劉高帝曰嗟乎有以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非賢
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以王者
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自劉從之
古人感一飯

尚能殺其身

次公李固傳云切感古人一飯之報注云靈輒也按靈輒事左傳宣二年晉侯飲趙

盾酒攻甲將殺之初宣子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
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既而為公介倒戟以禦
公徒而免之問其故對曰翳桑之餓
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
今人不復見此等

乃以所見疑古人

次公詩意蓋不欲罪秦穆公之遺命而以三子自感恩以死故謂穆公不

殺孟明則知其不忍強三子謂田橫之
客甘心於從死則知三良亦必有所為
古人不可望今

人益可傷

濠州七絕

塗山

山下有餘廟山
前有禹會村

川鎖支祁水尚渾

續異聞集載古嶽濟經禹治水至桐柏山獲淮渦水神名曰巫支祁善應

對辨淮之淺深源之遠近而神曰庚辰者鎖於龜山之足而淮乃安流唐時有漁者釣得一古鎖牽出其末有如獼猴者蓋此物體仁國史補曰楚州漁人於淮中釣得古鐵鎖刺史李陽大集人力引之鎖窮有青獼猴躍

出水而逝山海經云水獸好為雲禹鎖于軍山之下具名曰巫支祁

地埋汪罔骨應存

禹厚

會諸侯于塗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防風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次公按家語孔子云會稽之山而今作塗山事按鄭元水經注淮水引春秋左傳哀公七年大夫對孟孫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

萬國杜預曰塗山在壽春東北然則非會稽也余按國語吳伐楚蘧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問仲尼仲尼曰禹致羣臣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之具節專車蓋丘明親承聖旨錄為實證矣又云塗山有會稽之名今具錄之
樵蘇已入黃熊廟援舜殛鯀于羽山具神以俟博聞
致約左傳稱鯀化為黃熊國語作黃熊按熊獸名能奴來切三足鬣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鬣為膳抑亦以左傳國語不同兼存之也
烏鵲猶朝禹會村

彭祖廟

有雲母山云彭祖所採服也

跨歷商周看盛衰

次公按神仙傳彭祖姓錢名鏗帝顓頊之玄孫也至殷末已七百六十七

歲故云跨歷商周伯可抱朴子內篇曰按彭祖經云自帝嚳佐堯歷夏至殷為大夫殷王遣綵女從受房中之

術行之有欲殺彭祖以絕其術彭祖

覺而逃去時年七八百耳非為死也欲將齒髮鬬龜

蛇元序玉策記曰千歲之龜五空食雲母連山盡

厚太

記彭祖善於補道之術并

不見蟠桃着子時續漢武帝

服水桂雲母粉常有少容

母以玉漿盛桃七顆形圓青色王母以四與帝三自食

桃味甘美口有盈味帝輒錄其核王母問帝曰欲種之

母曰此桃三千年一實帝乃止堯卿神仙傳曰彭祖至

商之末年已七百餘歲王間之欲以為大夫稱疾不與

政事采女乘輜輶往問道於彭祖采女具受諸要以教

王王試為之有驗欲秘之彭祖乃去不知所如其後七

十餘年門人於流沙西見之世稱彭祖壽八百

歲故云不見蟠桃着子時以苑三千年一實也

逍遙臺

莊子祠堂在開元寺即墓為堂也

常怪劉伶死便埋

續劉伶嘗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錚隨之曰死便埋我次公伯倫非達

者也棺槨衣衾不害為達苟為不然死則已矣何必更埋豈伊忘死未忘骸烏為奪

得與螻蟻

厚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曰吾恐烏為食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鳥食在下螻蟻食

奪彼予此何具偏也誰信先生無此懷

觀魚臺

欲將同異較錙銖肝膽猶能楚越如

續莊子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若信萬殊歸一理子今知我知魚

厚莊

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

虞姬墓

帳下佳人拭淚痕門前壯士氣如雲

續項羽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驚曰漢

皆已得楚乎乃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乃悲歌慷慨自為歌詩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

皆哭於是羽遂上馬戲下騎從者百餘人夜潰圍出

蒼皇不負君王意獨有虞姬

與鄭君

援項羽垓下之敗虞姬先自刎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帝命籍臣皆名籍鄭君獨不奉詔

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見鄭當時傳

四望亭

太和中刺史劉嗣之立李紳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過濠為作記今存而亭廢者數

年矣

顏垣破礎沒柴荆故老猶言短李亭

續唐李紳號短李白樂天詩云狂吟

短李詩

敢請使君重起廢

德淳唐柳宗元文集有起廢一篇

落霞孤鶩換

新銘

厚唐王勃滕王閣記落霞與孤鶩齊飛

浮山洞

洞在淮上夏潦不能及而冬不加高故人疑其浮也

人言洞府是鼇宮升降隨波與海通

民瞻列子海中有五山具根無所連

著常隨波上下往來帝遣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

共坐船中那得見乾

坤浮水水浮空

民瞻渾天儀天如雞子清地如雞子黃孤居于天內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四

海之表浮于元氣之上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

虔州八境圖八首

明仲先生八境圖序云南康八境圖者太守孔君之所作也君

作石城城上樓觀臺榭東望七閩南望五嶺覽羣山之參差俯章貢之奔流雲烟出沒草木蒼麗乃作詩八章題之圖上云又後序云其後十七年某南遷過郡得遍覽所謂八境者南康士

大夫請于某願復書而刻之時紹聖元年八月十九日

坐看奔灘遶石樓

次公按案宇記載石樓山在信州玉山縣西南八十里兀然獨聳如樓閣

之狀天寶中改為象樓山而於虔州未嘗載有石樓之號但云黃唐山在縣北百六十里山行六里有石室傍有小石室七所相通其山獨立高一千三百丈豈公今所謂石樓者耶

使君高會百無憂

三犀竊鄙秦太守

續秦時李冰為蜀守作石犀五以厭水精杜甫石犀行君不見秦時蜀太

守刻石立作三犀牛又云嗟爾三犀不經濟次公八詠
華陽國志言五犀而杜甫云三今所用者杜詩也

聊同沈隱侯

厚沈約為東陽太守作八詠寫於樓上約謚隱侯

濤頭寂寞打城還

續劉禹錫詩潮打空城寂寞回

章貢臺前暮靄寒

次公

章貢臺乃章貢二水合流為贛東晉永和五年太守高瑛置郡城於二水之間南康郡治焉

倦客登

臨無限思孤雲落日長安

白鵲樓前翠作堆紫雲嶺路若為開故人應在千山外

不寄梅花遠信來

續越使者登執梅一枝以遺梁王梁臣韓子曰烏有以一枝梅遺列國之

君者乎梅花寄信始於此援荊州記曰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一枝詣長安與曄并贈詩曰折梅逢驛

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師大庾嶺
梅南枝落北枝開寒暖之候異故也嶺在虔之西南

朱樓深處日微明
皁歸時酒半醒
薄暮漁樵人去盡

碧溪青嶂遶螺亭

次公螺亭乃螺亭石山在贛縣東南
七十里寰宇記昔有貧女暮宿亭採

螺忽夜中見衆螺張口嘅其肉貧女死因葬水傍其冢
化為巨石號曰螺亭石山師福州謝端孑然一身釣于
江上獲一巨螺其大如斗置之於家不以為異出歸則
飲食盈案端潛伺之有好女子具饌于室執而問焉女
曰我乃螺女水神也天帝閔君之孤遺為具食君已悉
我亦當去乃留空螺曰君有所求當取于螺中因出門
不復見後端有乏採螺皆如意傳數世猶在號江曰
螺女江洲曰螺女洲廟曰螺女廟其地在虔州西南

使君那暇日參禪
一望叢林一悵然
成佛莫教靈運後

續南史云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勤而為謝靈運所輕
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
必在靈
著鞭從使祖生先
厚晉劉琨為并州刺史與范
陽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親

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
逆虜嘗恐祖生先吾著鞭

却從塵外望塵中無限樓臺煙雨濛

次公詩零
雨其濛

山水照

人迷向背只尋孤塔認西東

煙雲縹緲鬱孤臺積翠浮空雨半開

俾顏延年詩積翠
亦葱芊注松栢重

布云
積翠想見之果觀海市

續之果山在登州牟平縣中時
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城堞人

物車馬冠蓋歷歷可見謂之海市天官書云海傍蜃氣
像樓臺廣野氣成宮闕次公後集又有鬱孤臺詩云高

金匱要略卷四
臺十日留今豈想
其可比蓬萊山乎

絳宮明滅是蓬萊

回峰亂嶂鬱參差雲外高人世得知誰向空山弄明月

山中木客解吟詩

次公案宇記所載上洛山多木客乃鬼類也形狀似人語立亦似人而徐

鉉小說載鄱陽山中有木客自言秦時造阿房宮採木者也食木實遂得不死時就民間酤酒酣飲為詩一章云酒盡君莫酤壺傾我當發城市多羅塵還山弄明月然鄱陽則饒州也非虔州事豈先生因虔有木客遂用此即

江西一首

江西山水真吾邦白沙翠竹石底江

續杜詩白沙翠竹江村暮項唐柳宗

元江西小石潭記云下見小
潭水尤清冽金石以為底
舟行十里磨九龍次公南

水曰龍蓋
即灘也
篙聲擘确相舂撞次公退之云山
石擘确行徑微醉卧欲醒

間淙淙真欲一口吸老龐
厚傳燈錄龐居士蘊參馬祖
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

人祖云待汝一口吸
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何人得雋窺魚次公聚石渡水
石曰次公聚石渡水

蓋聚石抵魚處也左傳得雋曰
克退之又魚詩得雋語時罷
舉義絕叫尺鯉雙次公
袁彥

道傳云投
馬絕叫

礮溪石
夔石在
號縣

墨突不暇黔孔席未嘗煖
次公淮南子墨子無黔突孔
子無煖席班固答賓戲孔席

不煖墨

安知渭上叟跪石留雙髻

碯溪石在縣東南十八里猶有投竿跪餌

兩膝所着之處

一朝嬰世故辛苦平多難亦欲就安眠旅人譏

客懶

續史記齊世家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

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

太公間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

朱亥墓

俗謂屠兒墓

昔日朱公子雄豪不可追今來游故國大塚屈稱兒平

日輕公相千金棄若遺梁人不好事名字寄當時

子仁史記

朱亥大梁人隱于屠間世莫知其賢魏遣晉鄙救趙信陵君自請朱亥與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遂奪

其兵符進
軍救趙

魯史盜齊豹求名誰復知慎無怨世俗猶不

遭仲尼

子仁春秋書齊豹盜
左氏謂之求名而亡

王齊萬秀才寓居武昌縣劉郎汭正與伍洲相對

伍子胥奔吳所從渡江也

君家稻田冠西蜀擣玉揚珠三萬斛塞江流梯起書樓

續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造
船於蜀其木梯蔽江而下

碧瓦朱欄照山谷

次公杜
詩碧瓦

朱薨照

傾家取樂不論命散盡黃金如轉燭

厚李白將
進酒云天

城郭

生我材必有用黃金散盡還復來
杜詩萬事如轉燭又云三歲如轉燭

惟餘舊書一百車

方舟載入荆江曲

次公爾雅云大夫方舟

江上青山亦何有伍洲

遙望劉郎數明朝寒食當過君請殺耕牛壓私酒

次公董卓

諸豪帥有來從之者為殺耕牛與

與君飲酒細論文

老續

共宴樂李白詩吳姬壓酒喚客嘗

杜興李白詩何時一

酒酣訪古江之濱仲謀公瑾不須

弔

援按魏黃初二年孫權自公安徙都鄂改名武昌周瑜赤壁在武昌之西也

一酹波神英

烈君

杭州伍子胥廟封英烈王續吳王殺子胥浮江中因為波神

嚴顏碑

在忠州顏即巴郡太守事見蜀志張飛傳

先主反劉璋兵意頗不義孔明古豪傑何乃為此事

益續

州牧劉璋畏曹公遣法正迎先主為助正因陳益州可
取之策先主將步卒數萬入益州遂圍成都璋出降

劉璋固庸主誰為死不二嚴子獨何賢談笑傲碁几國

亡君已執嗟子死誰為何人刻山石使我空涕淚吁嗟

斷頭將千古為病悸

續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張飛與諸葛亮等分定郡縣巴郡太守嚴

顏生獲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不降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但有斷頭將軍也飛怒令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怒邪飛壯而釋之

八陣磧

續諸葛亮推兵作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相去二丈桓溫見之謂常

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

平沙何茫茫髣髴見石筴縱橫滿江上歲歲沙水齧孔
明死已久誰復辨行列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至人
已心悟後世徒妄說自從漢道衰鋒起盡姦傑英雄不
相下禍難久連結

仔謂曹操孫權
表紹劉表之屬

驅民市無煙戰野江

流血萬人睹一擲殺盡如沃雪不為久遠計草草常無
法孔明最後起意欲掃羣孽崎嶇事節制隱忍久不決
志大遂成迂歲月去如瞥六師紛未整一旦英氣折唯
餘八陣圖千古壯夔峽

諸葛鹽井

井有十四自山下至山上其十三井常空每盛夏水漲則鹽池迤邐遷去常去

於江水之所不及

五行水本鹹

任洪範五行水曰潤下潤下作鹹

安擇江與井如何不相

入此意誰復省人心固難足物理偶相逞猶嫌取未多
井上無閒綆

過巴東縣不泊間頗有萊公遺跡

仔萊公宋朝宰相寇準也嘗守

官巴東世傳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即巴東詩也

萊公昔未遇寂寞在巴東間道山中樹猶餘手種松江

山養豪俊禮數困英雄執板迎官長趨塵拜下風當年
誰刺史應未識三公

隆中

續漢晉春秋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

諸葛來西國千年愛未衰今朝遊故里蜀客不勝悲誰

言襄陽野生此萬乘師山中有遺貌矯矯龍之姿

續徐庶曰

諸葛孔明者卧龍也

龍蟠山水秀龍去淵潭移空餘蛇蜿蜒跡使我

寒涕垂

渚宮

子仁子由同賦此詩云楚塞多秋水荆王有故宮又云湘東晉宗子高氏楚元戎鑿沼長

十尺開亭
費萬工

渚宮寂寞依古郢
楚地荒茫非故基
二王臺閣已鹵莽

湘東王
高氏

何況遠

問縱橫時

續謂六國
時楚也

楚王獵罷擊靈鼓

猛士操舟張水嬉
釣魚不復數魚鼈
大鼎千石烹蛟螭

當時郢人架宮殿
意思妙絕般與倕
飛樓百尺照湖水

上有燕趙千蛾眉
臨風揚揚意自得
長使宋玉作楚詞

秦兵西來取鐘簴
故宮禾黍秋離離

續秦始皇命王翦
伐楚滅之黍離序

云周大夫過宗周宗廟宮室
盡為禾黍詩云彼黍離離

千年壯觀不可復
今之存

者蓋已卑池空野迴樓閣小惟有深竹藏狐狸臺中絳
帳誰復見臺下野鴨浮清漪綠窓朱戶春晝閑想見深
屋彈朱絲腐儒亦解愛聲色何用白首談孔姬沙泉半
涸草堂在破窗無紙風颼颼陳公蹤跡最未遠七瑞寥
落今何之百年人事知幾變直恐荒廢成空陂誰能為
我訪遺迹草中應有湘東碑

白帝廟

續公孫述據蜀自稱白帝改夔子國
為白帝城漢光武遣岑彭討滅之

朔風催入峽慘慘去何之共指蒼山路來朝白帝祠荒

城秋草滿古樹野藤垂浩蕩荆江遠淒涼蜀客悲遲回
問風俗涕泗閔興衰故國依然在遺民豈復知一方稱
警蹕萬乘擁旌旗遠略初吞漢雄心豈在夔嶠來野
廟閔默愧當時破甑燕山麥長歌唱竹枝荆都真壯士
吳柱本經師失計雖無及圖王固已奇猶餘帝王號皎
皎在門楣

神女廟

大江從西來上有千仞山江山自環擁恢詭富神姦深

淵鼉鼉橫

去聲

巨壑蛇龍頑旌陽斬長蛟雷雨移蒼灣

見武

昌銅紉

蜀守降老蹇至今帶連環

仔秦時蜀守李冰降毒龍蹇氏鎖之於江

歌注

上水害

縱橫若無主蕩逸侵人寰上帝降瑶姬來處荆

遂息

巫間

子仁宋玉神女賦云我帝之季女名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臺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旦為

行雲暮為行雨朝

朝暮暮陽臺之下神仙豈在猛玉座幽且閒飄蕭駕風

馭弭節朝天關倏忽巡四方不知道里艱古粧具法服

邃殿羅煙鬟百神自奔走雜沓來趨班雲興靈怪聚雲

散鬼神還茫茫夜潭淨皎皎秋月彎還應搖玉珮來聽

水潺湲

黃牛廟

子仁黃牛山下有灘名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高崖間有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

人跡斷絕莫得而究焉

江邊石壁高無路上有黃牛不服箱

續詩皖彼牽牛不以服箱

廟前

行客拜且舞擊鼓吹簫屠白羊山下耕牛苦磽确兩角磨崖四蹄脫青芻半束長苦饑仰看黃牛安可及

潁大夫廟

潁考叔也廟在汝州潁橋事見新茶送程朝奉注

人情難強回天性可微感世人爭曲直苦語費搖撼大

夫語何柔暴主意自慘荒祠傍孤塚古隧有殘坎

仔謂鄭莊

公闕地及泉隧而與其母相見者也

千年惟茅焦世亦貴其膽不解此微

言脫衣徒勇敢

子仁秦始皇遷母后於雍諫者輒殺于井幹闕下茅焦乃解衣立井幹之上而

諫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有遷母之名恐諸侯由此倍秦始皇即駕輿執轡虛心親迎其母

石鼻城

厚石鼻在汧水之北南去陳倉三十里

平時戰國今無在

次公石鼻寨先生前注即武成鎮也戰國指言蜀與魏也諸葛亮築此城

以拒郝昭

陌上征夫自不聞北客初來試新險蜀人從此送

殘山

次公自北來而入蜀者至此漸入山故曰試新險自蜀來而趨京洛者至此已出山故曰送殘山項

唐獨孤及集
有招北客文

獨穿暗月朦朧裏愁渡奔河蒼茫間

次公蒼茫

讀從上聲先生前篇亦云蒼茫
曠奔流蓋於此地見渭河故也

漸入西南風景變

次公自此

地前往寶雞
為入西南矣

道邊脩竹水潺潺

芙蓉城

并引任時元豐元年
戊午先生在徐州作

世傳王迥子高與仙人周瑤英游芙蓉城元豐三年

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極其情而歸

之正亦變風止乎禮義之意也

次公按胡微之作王
子高傳子高虞部員

外郎正路之次子載其所遇周事甚詳人用其傳為
六么曲先生詩中稍涉其事今畧取之無逸按子高

傳云忽一夕夢周道服而至謂君曰我居幽僻君能往
否遂從之但覺其身飄然須臾過一嶺及一門珍禽
佳木清流怪石殿閣金碧相照遂與君自東廂門入
循廊至一殿亭甚雄壯下有三樓相視而聳亦甚雄
麗廊間半開周忽入君少留須臾周興一女郎至周
曰三山之事息乎曰雖已息奈情何於是拊掌而去
逡巡東廊之門門啓有女流道裝而出者百餘人立
於庭下須臾殿上卷簾有美丈夫一人朝服憑几而
庭下之女循次而上少頃憑几者起簾復下諸女流
亦復不見周遂命君登東廂之樓云夢之明日周來
君將語其夢周笑曰芳卿之意甚動人君曰何也周
曰芙蓉城也曰憑几者誰三山之事何謂周皆不對
君曰芳卿何姓曰與我同
君感其事作詩遺周云

芙蓉城中花冥冥

次公杜詩樹攬
離思花冥冥

誰其主者石與丁

續石

曼卿卒後其故

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為

仙也所主者笑

蓉城欲呼故人共游不諾忿然騎一素

驃去次公張師

正括異志載慶歷中有朝士冒晨赴起

居王通衢見美

婦三十餘人並馬而行若前導者俄見

丁觀文度按

總之而去有一人最後行朝士問曰觀

文將游何處曰

非也諸女御迎芙蓉館主耳時丁已在

告頃之

珠簾玉

案翡翠屏

子敬襄陽記龍巢山鉢帽峰

間卒

珠簾玉

案翡翠屏

尹喜石室內有玉案仙經八

卷在案上崔三

輔黃圖云未央宮漸臺西有

雲舒霞卷

兩柱宮中有光

明殿皆金玉珠璣為簾箔

雲舒霞卷

千娉婷中有一

人長眉青

厚異聞集柳毅之言龍女曰

人自然蛾眉而長又退之華

炯如微雲淡疎星往來三

山女詩曰白

順紅頰長眉青

炯如微雲淡疎星往來三

世空鍊形

次公酉陽雜俎載有人掘地遇石函發之見

人方偃仰容色如生須臾振髮而起即失所

在方土云此本

陰鍊形人也

竟坐誤讀黃庭經

次公間之晁子止云神仙黑紙白字寫黃

庭經名曰玉字

黃庭經堯卿仙家寶曰黃庭內經昔有仙人誤讀句字謫居下界

黃靈

郝道書三魂名無復白日乘雲輶俗緣千劫磨不

盡翠被冷落連

幽精

餘馨因過緱山朝帝廷

薛按傳云周云即預朝列君曰

朝帝也不言其詳由夜聞笙簫弭節聽飄然而來誰使

此倏去不來者數日令皎如明月入牕櫺忽然而去不可執寒衾虛幌風冷

冷

賈楚詞抑志而弭節兮注云按節徐行也次公自天門夜開至此以言周初至時事堯卿劉向列仙傳王

子喬周靈王太子也好吹笙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

維氏山頭果乘白鶴駐
山頭舉手謝時人而去
仙宮洞房本不局夢中同躡鳳

皇翎

次公杜詩喚雨鳳皇翎而具事則曲中所謂夢中共跨青鸞翼也

徑度萬里如奔

霆玉樓浮空聳亭亭天書雲篆誰所銘

次公玉樓亭亭則曲中所謂一

簇樓臺也天書雲篆則傳又云梁上有碑題曰碧雲而其字則真誥有飛天之書八龍雲篆

遶樓飛

步高玲峊仙風鏘然韻流鈴

憲道家有流金火鈴信民度人經云擲火萬里流鈴

入蘧蘧形開如酒醒

次公莊周夢為胡蝶而蘧蘧然又曰具寐也神交具覺也形開

芳

卿寄謝空丁寧

堯卿子高傳曰周命君登東廂之樓上有酒具憑欄縱觀山川清秀梁上有碑

題曰碧雲樓君未及下有一女郎復登是樓年可十五容色嬌媚亦周之比周謂君曰此芳卿也與我最相愛

芳卿蓋其字耳

一朝覆水不反餅羅巾別淚空熒熒

次公此言竟去而感

歎之也李白詩覆水却收不滿杯又云水覆最難收任子高傳曰周臨別留詩云久事幃帷不暫閒今朝離意

尚闌珊臨行惟有所思

春風花開秋葉零

厚樂天長恨歌云春風桃

淚滴在羅衣一半斑

李花開夜秋雨梧桐葉落時

世間羅綺紛臙腥此生流浪隨蒼溟偶

然相值兩浮萍願君收視觀三庭勿與佳穀生蝗螟

次公

此所謂歸之正也三庭道家事佳穀生蝗螟言色慾之賊身如蝗螟之賊佳穀也子仁黃庭內景云三庭佳穀

生蝗螟

從渠一念三千齡

次公楊妃外傳云由此一念當復墮下界堯卿神仙傳馬明先

生隨神女還岱見安期生語神女曰昔與女郎游於安息西海之際憶此已三千年矣續齊諧記曰桂陽成武

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夕織女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織女何事渡河兄何當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去後三千年當還耳明旦失武所在

下作人間尹

與邢

續史記漢武帝時尹夫人與邢嬬好同時並幸詔不得相見尹自請願望見邢帝許之即令它夫人

飾為邢來前尹見之曰此非邢身也其狀貌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使邢衣故衣獨身前來尹見之曰此真是也乃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堯卿尹喜與邢和璞也老子西昇經曰老君出關尹喜謂曰喜是蜀青城人自生以來已歷三千甲子矣或云尹作伊蓋伊惜與邢和璞同時二人故云尹與邢舊說以為漢武帝尹邢二夫人誤矣仙家一念之失乃使為尹邢二夫人非所謂極其情而歸之正變風止乎禮義之意也須溪正是二夫人耳謂彼自墮落勿效尤也

鄱塢

次公此塢在鄱縣董卓名之曰萬歲塢惠安前地理志在扶風縣二十里其城曰鄱注鄱

音媚

衣中甲厚行何懼

任董卓傳卓議廢立越騎校尉伍孚忿卓兇毒懷刀刺之不中左右執孚

其後王允為呂布謀誅卓令李肅以戟刺之裏甲不入卓驚呼布所在布曰有詔遂殺卓塢裏金多

退足憑

援卓死塢中珍藏有金二萬斤銀八九萬斤

畢竟英雄誰得似臍脂

自照不須燈

續董卓素充肥既誅尸於市天熱脂流於地守尸吏燃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

昭君村

子仁杜詩若道巫山女粗醜安得此有昭君村

昭君本楚人艷色照江水楚人不敢娶謂是漢妃子

續

如數犯邊漢議以女遺之乃誰知去鄉國萬里為胡鬼

取後宮女王嬀字昭君聘焉

續白居易昭君詩云生

為漢宮妃死作胡地鬼人言生女作門楣

子仁楊妃外傳楊貴妃寵

幸時童謠有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作門楣

昭君當時憂色衰古來人事

盡如此反覆縱橫安可知

屈原塔

在忠州原不當有塔於此意者後人追思為作之

楚人悲屈原千載意未歇精魂飄何在父老空哽咽至

今蒼江上投飯救饑渴遺風成競渡

子仁荆楚歲時記屈原五月五日投

汨羅死後人以舟楫救之名曰競渡遂因而成俗

哀叫楚山裂屈原古壯士就

死意甚烈世俗安得知眷眷不忍決南賓舊屬楚

子仁南賓

古之巴子國也

山上有遺塔應是奉佛人恐子就淪滅此事雖

無憑此意固已切古人誰不死何必較考折聲名實無窮富貴亦暫熱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節

廬山五詠

廬教洞

圖經云教秦博士避難此山遂得道

上界足官府

續退之詩上界真人足官府

飛仙亦何益

師彭祖問白石生曰何以

不服藥昇天答曰天人多有至尊相奉更苦人間耳

還在此山中相逢不相識卿

唐僧無本詩云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劉希夷詩云相逢不相識歸去夢青樓

飲酒臺

博士雅好飲

次公陳軫謂犀首曰公何好飲也曰無事也

空山誰與娛莫向

驪山去君王不喜儒

厚始皇本紀有盧生與侯生謀曰始皇為人性剛戾專任獄吏未

可為求仙藥乃亡去始皇間之大怒使御史悉按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驪山始皇所葬也次公意者盧生即盧敖也史記所載坑諸生止云坑之咸陽而歐陽率更類書於瓜部中載古文奇字曰秦始皇密令人種瓜驪山硯谷中瓜實成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為伏機諸儒生皆至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皆壓死今先生言莫向驪山

去則意在此言驪山
乃坑儒之處故也

聖燈巖

石室有金丹山神不知秘何必露光芒夜半驚童穉

公次

此本詠聖燈而詩人立
新意以為丹之光芒爾

三泉

皎皎巖下泉無人還自潔不用比三星清光同一月

公次

詩曰三星在隅又傳曰明
星之多不如一月之光

障日峯

長安不自遠

續晉明帝年數歲元帝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近對

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晏羣臣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異間者之

言乎對曰舉頭見日蜀客苦思歸莫教名障日喚作小

峨眉

次公因山之似峨眉而小所以起蜀客思歸之興因蜀客歸之句所以引長安之日也堯卿鄴道元

水經注云高密水西源出奕山亦曰障日山

廬山二勝

并序

余游廬山南北得十五六奇勝殆不可勝紀而懶不

作詩獨擇其尤者作二首

開元漱玉亭

元序廬山記云開元禪院舊傳梁昭明太子之居樓隱也唐玄宗即位始

號開元有招隱橋玄宗所作山南山北有瀑布無慮十餘處香爐峰與雙劍峰在瀑布之傍水源在山頂人未有窮知者或曰西入康王谷為水簾東為開元之瀑布

高巖下赤日深谷來悲風擘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

次

以言瀑布也

亂沫散霜雪古潭搖青空餘流滑無聲快瀉雙

石缺我來不忍去月出飛橋東蕩蕩白銀闕沈沈水精

宮

子仁海中三神山以白銀為宮闕而世謂湖州為水精宮此皆借字用爾祖可任昉述異記闔閭造水精

宮

願隨琴高生

續列仙傳琴高趙人也以鼓琴為樂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涿郡間

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之曰皆潔齋候于水傍設祠屋果乘赤鯉來出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

腳踏赤鯉公

次公酉陽雜俎唐律捕魚得鯉即放號赤鯉公輒殺者抵

罪以識言鯉為李也

手持白芙蕖跳下清泠中

棲賢三峽橋

子仁按子由廬山棲賢僧堂記云元豐三年余過廬山入棲賢山谷中多

大石茂葉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震又如千乘車行者震悼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

故橋曰

三峽

吾聞太山石積日穿綫溜

厚前漢枚乘言太山之溜穿石單極之綆斷幹

況此

百雷霆萬世與石關深行九地底

次公兵書行於九地之下

險出三

峽右

續三峽瞿塘巫山黃牛也

長輸不盡溪

次公杜詩不盡長江滾滾來子仁退之詩高浪

駕天輪不盡

欲滿無底竇

次公列子渤海之東有大壑焉為無底之谷名曰歸墟

跳波

翻潛魚震響落飛欬清寒入山骨

次公石鼎詩巧匠琢山骨

草木盡

堅瘦空濛煙靄間瀕洞金石奏彎彎飛橋出漱漱半月

穀玉淵神龍近

子仁賈誼弔屈原云襲九淵之神龍

雨雹亂晴晝垂鉗得

清甘可噉不可漱

巫山

瞿塘迤邐盡巫峽崢嶸起連峰稍可怪石色變蒼翠天

工運神巧漸欲作奇偉塊扎勢方深結構意未遂旁觀
不暇瞬步步造幽邃蒼崕忽相逼絕壁凜可悸仰觀八
九頂俊爽凌浩氣晃蕩天宇高崩騰江水沸孤超兀不
讓直拔勇無畏攀緣見神宇憇坐就石位巉巉隔江波
一一問廟吏遙觀神女石綽約誠有以俯首見斜鬟拖
霞弄脩帔人心隨物變遠覺含深意野老笑吾旁少年
嘗屢至去隨猿猱上反以繩索試石筍倚孤峰突兀殊
不類世人喜神怪論說驚幼穉楚賦亦虛傳神仙安有

是次問掃壇竹云此今尚爾翠葉紛下垂婆娑緣鳳尾

風來自偃仰若為神物使

子仁永嘉記川江緣岸有仙石壇有竹嬋娟青翠風來振

動掃石壇壇上無塵即此類

絕頂有三碑詰曲古篆字老人那解讀

偶見不能記窮探到峰背採斫黃楊子黃楊生石上堅

瘦紋如綺貪心去不顧澗谷千尋縫山高虎狼絕深入

坦無忌溟濛草樹密葱蒨雲霞膩石竇有洪泉甘滑如

流髓終朝自灌漱冷冽清心胃浣衣掛樹梢磨斧就石

鼻徘徊雲日晚歸意念城市不到今十年衰疾筋力憊

當時伐殘木芽蘖已如臂忽聞老人說終日為歎喟神
仙固有之難在忘勢利貧賤爾何愛棄去如脫屣嗟爾
若無還絕粒應不死

峴山

遠客來自南游塵昏峴首過關無百步曠蕩吞楚藪登
高忽惆悵千載意有偶所憂誰復知嗟我生苦後團團
山上檜歲歲閱榆柳大材固已殊安得同永久可憐山
前客倏忽星過雷

子仁三星在雷注云如心星之光耀
見于魚苟之中其去須臾不可久也

賢愚未及分來者當自剖

萬山

時獨不游
問輒而作

西行度連山北出臨漢水漢水蹙成潭旋轉山之趾禪

房久已壞古甃含清泚下有仲宣欄縷刻深容指

子仁杜詩

應同王桀宅
留井峴山前

回頭望西北隱隱龜背起傳云古隆中萬

樹桑柘美月炯轉山曲山上見洲尾綠水帶平沙盤盤

如抱珥山川近且秀不到懶成耻問之安能詳畫地費

簪筓

驪山

君門如天深幾重君王如帝坐法宮人生難處是安隱
何為來此驪山中複道凌雲接金闕樓觀隱煙橫翠空
林深霧暗迷八駿朝東暮西勞六龍六龍西幸峨眉棧
悲風便入清華院霓裳蕭散羽衣空麋鹿來游猿鶴怨

續唐明皇於驪山溫湯作華清宮朝元閣羯鼓樓長生殿歲與楊貴妃幸溫湯妃能舞霓裳羽衣曲後安祿山亂西幸入蜀伍子胥諫吳王臣將見麋鹿游姑蘇之臺猿鶴怨字出北山移文八駿周穆王所乘六龍天子所駕也
我上朝元春半老滿地落花無人掃羯鼓樓高掛夕

陽長生殿古生青草可憐吳楚兩醢雞築臺未就已堪

悲

續楚靈王築章華臺
吳王夫差築姑蘇臺

長楊五柞漢幸免

續漢武帝建
長楊五柞宮

有千門萬戶之侈末年
盜賊徧天下幾至大亂

江都樓成隋自迷

續隋煬帝開
汴河泛艦為

江都之遊浙人項昇進新宮圖帝愛之即如圖營建
既成幸之曰使真仙遊此亦當自迷可目之曰迷樓

由

來留連多喪國宴安酖毒因奢惑三風十愆古所戒

續宴

安酖毒見左傳三

不必驪山可忘國

續唐寶歷中敬宗
欲幸驪山時拾遺

風十愆見書伊訓

張權輿伏紫宸殿下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
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

驪山而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

之山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

驪山絕句三首

功成雖欲善持盈，可歎前王恃太平。
辛苦驪山山下土，

阿房纔廢又華清。

續秦始皇作阿房宮，唐明皇作華清宮，皆在驪山。

幾變雕牆幾變灰，舉烽指鹿事悠哉。

續周幽王舉烽火，會諸侯以悅褒姒。

趙高指鹿為馬，以欺秦二世。

上皇不念前車戒，却怨驪山是禍胎。

海中方士覓三山，萬古明知去不還。
咫尺秦陵是商監，

朝元何必苦躋攀。

續秦始皇令方士徐福等入海求三神山，後葬驪山下。唐明皇作朝元閣。

於驪

山

新灘

子仁水經云江水歷峽東逕新崩灘晉大元初山崩水逆流百餘里故謂之新崩灘

扁舟轉山曲未至已先驚白浪橫江起槎牙似雪城
番從高來一一投澗坑大魚不能上暴腮灘下橫小魚
散復合澆潏如遭烹鷓鴣不敢下飛過兩翅輕白鷺誇
瘦捷挿脚還歌傾區區舟上人薄技安敢呈只應灘頭
廟賴此牛酒盈

望夫臺

山頭孤石遠亭亭江轉船回石四屏可憐千古長如昨

船去船來自不停浩浩長江赴滄海紛紛過客似浮萍
誰能坐待山月出照見寒影高伶俜

子仁武昌山上有婦望夫不歸身化

為石即此類

阮籍嘯臺

在尉氏東南城隅

阮生古狂達遯世默無言猶餘胸中氣長嘯獨軒軒高
情遺萬物不與世俗論登臨偶自寫激越蕩乾坤醒為
嘯所發飲為醉所昏誰能與之較亂世足自存

永安宮

今夢之永安門即古遺址

千古陵谷變

仔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故宮安得存徘徊問耆老惟

有永安門遊人雜楚蜀車馬晚喧喧不見重樓好誰知

昔日尊吁嗟蜀先主兵敗此亡魂

續先主伐吳與吳軍相拒於夷陵吳陸遜

大破先主軍先主還殂于永安宮

只應法正死使公去遭燔

續蜀兵既敗諸葛亮

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周公廟廟在岐山西北七八里廟後百許步有泉

依山湧冽異常國史所謂潤德泉世亂則竭者也

堯祖自華川西名山七其四曰岐山徐廣云即今之岐山縣其山兩岐俗呼為箭括嶺子敬湘山

野錄云雍熙二年鳳翔奏岐山縣周公廟有泉湧出相傳時平則流亂則竭至大中年復流賜號潤德泉後又潤今其泉復湧澄渟甘潔而太宗嘉之

吾今那復夢周公尚喜秋來過故宮翠鳳舊依山碑元

續周興鸞鸞鳴於岐山今為鳳翔次公郭璞江賦巨石碑元以前却清泉長與世窮通至

今游客傷離黍故國諸生詠雨濛援詩黍離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

廟宮室盡為禾黍東山我徂東山零雨具淅牛酒不來烏鳥散白楊無數暮

號風續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

息壤詩并引

淮南子曰鯀堙洪水盜帝之息壤帝使祝融殺之于羽淵今荊州南門外有狀若屋宇陷入地中而猶見其脊者旁有石記云不可犯畚鍤所及輒復如故又頗以致雷雨歲大旱屢發有應予感之乃為作詩其辭曰

帝息此壤以藩幽臺有神司之隨取而培帝勅下民無敢或開惟帝不言以雷以雨惟民知之幸帝之恕帝范不知誰敢以告帝怒不常下土是震使民前知是役于

民無是墳者誰取誰予惟其的之是以射之

東坡詩集註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詩集註卷五

宋 王十朋 撰

詠史

詠史和劉道原

十朋道原劉居士渙子也渙蜀州人天聖中進士第居官有直氣不

屑輒去上居星渚

仲尼憂世接輿狂臧穀雖殊竟兩亡

續莊子駢拇篇臧與穀二人相與牧

羊而俱亡其羊臧則挾策讀書穀則博塞以遊事業不同其於羊亡均也

吳客謾陳豪士賦

厚晉史陸機傳齊王同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刺焉

桓侯初笑越人方

援扁鵲姓秦名越人客齊見桓侯曰疾在骨髓雖司命無如之何深桓侯不信復見退走曰疾在骨髓雖司命無如之何

名高不朽終安用

續叔孫豹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此之謂不朽

日飲無

何計亦良

援袁盎為吳相兄子種謂曰然能日飲無何說王無反而已如此幸得脫

獨掩陳

編弔興廢窗前山雨夜浪浪

子仁退之別知賦雨浪浪其不止

王莽

漢家殊未識經綸入手功名事事新

堯卿劉夢得詩云不改南山色其餘

事事

百尺穿成連夜井

厚王莽時劉京上言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夢曰天公使我告

亭長攝皇帝即真即不信此亭中當有新
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百尺
飛人次公莽有奇藝可以攻匈奴者或言能飛一日
千里可以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為兩翼頭
與身皆着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莽知
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拜為理軍先生

董卓

公業平時勸用儒諸公何事起相圖

援後漢鄭太字公業卓擅朝太與周

玘伍瓊共說卓以韓馥劉岱孔伷張資袁紹為牧守及義兵起卓大怒曰卓初入朝玘瓊勸用善士故相從而

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責卓卓何相負遂斬玘瓊而鄭太以說辭獲免

只言天下無健者

續後漢索紹傳卓欲廢立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

豈信車中有布乎

援王允與呂布

謀誅卓有人書呂字於布荷而行
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

虎兒

此篇當為
遠姓作

舊聞老蚌生明珠

續韋康字元將弟誕字仲將孔融與
康父書曰不意雙珠近出老蚌也

未省老兔生於菟

援楚人謂
虎為於菟

老兔自謂月中物不騎快

馬騎蟾蜍

黃中五經通義曰
月中有兔與蟾蜍

蟾蜍爬沙不肯行

續韓愈
效玉川

子月蝕詩爬沙脚手
鈍誰使女解緣青冥

坐令青衫垂白鬚於菟駿猛不類

渠指揮黃熊駕黑羆丹砂紫麝不用塗

堯卿世之小兒
必塗丹砂紫麝

以辟
不祥

眼光百步走妖狐妖狐莫誇智有餘不勞揺牙咀

爾徒

厚魏志曹真嘗會吳質等真肥朱鑠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患拔刀瞋目言爾敢輕脫吾斬爾遂罵

坐質按劍曰曹子丹汝非屠机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邪

開元遺事三首

姚宋亡來事事新一官銖重萬人輕朔方老將風流在

不取西蕃石堡城

續王忠嗣策石堡之得不當所亡

潭裏車船百倍多廣陵銅器越溪羅三郎官爵如泥土

爭唱弘農得寶歌

琵琶絃急袞梁州羯鼓聲高舞臂韞破費八姨三百萬

大唐天子要纏頭

續明皇自擊羯鼓八姨獻
三百萬為大唐天子纏頭

戲作賈梁道詩

并引

王凌謂賈充曰汝非賈梁道之子耶乃欲以國與人
由是觀之梁道之忠於魏也久矣司馬景王既執凌
歸過梁道廟凌大呼曰我亦大魏之忠臣也及司馬
病見凌與梁道守而殺之二人者可謂忠義之至精
貫於神明矣然梁道之靈獨不能已其子充之姦至
使首發成濟之事此又理之不可曉者也故予戲作

小詩云

嵇紹似康為有子
郝超叛鑒似無孫

續晉惠帝之難嵇紹死之血汚御衣

惠帝曰此嵇侍中血勿洗紹嵇康子也郝超死有遺書一篋乃與桓溫奸謀之書父方回見之不哭曰恨汝死

晚超鑒

如今更恨賈梁道
不殺公問殺子元

子仁公閻賈充字子

孫也

元司馬

景王字

歐陽叔弼見訪誦淵明事歎其絕識叔弼既去感

槩不已而賦此詩

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東帶向督郵小屈未為辱翻

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營口腹

續晉書陶

淵明嘗謂親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淵明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事鄉里小人遂解印賦歸去來云何元相國萬鍾

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

厚唐書元載字公輔代宗時為宰相賜死

籍其家胡椒有八百斛餘物稱是

以此殺其身何啻抵鵲玉

次公鹽鐵論南越以

孔雀珥門戶昆山之旁以玉抵鳥鵲

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

李白謫仙詩

我居青空裏君隱黃埃中聲形不相弔心事難形容欲

乘明月光訪君開素懷
天盃飲清露展翼登蓬萊
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少
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
對面一笑語共躡金鰲頭
絳宮樓闕百千仞霞衣誰與雲烟浮

顏闔

顏闔古有道躬耕自衣食
區區曾小邦不足隱明德
輶軒來我門聘幣繼金璧
出門應使者耕稼不謀國
但疑誤將命非敢憚行役
使者反錫命戶庭空履迹
薄俗徇世榮截趾履之適
所重易所輕隋珠彈飛翼
伊人畏照

影獨往就陰息鼎俎薦忠賢誰能死燔炙念彼藏皮冠
安知獲堯客

元祐元年二月八日朝退獨在起居院讀漢書儒

林傳感申公故事作小詩一絕

寂寞申公謝客時自言已見穆生機綰臧下吏明堂廢
又作龍鍾病免歸

龐公

襄陽龐公少撿束白髮不髡亦不俗世所奔趨我獨棄

我已有餘彼不足鹿門有月樹下行虎溪無風舟上宿
不識當時捕魚客但愛長康畫金粟杜口如今不復言
龐公為人不曲局東西有人問老翁為道明燈照華屋
五言七言正兒戲三行五行亦偶爾我性不飲只解醉
正如春風弄羣卉四十年來同幻事老去何須別愚智
古人不住亦不滅我今不作亦不止寄語悠悠世上人
浪生浪死一埃塵洗墨無池筆無冢聊爾作戲悅吾神

東坡詩集註卷五